

褪龙鳞

徐远年也不知道，这个时节的北海为何会泛起腾腾的热气。

斜阳惨淡。海边飘着一层层的浮冰，凛冽的北风把整个船舱打得通透。几百号船员顶着寒风最盛的时候装运着最后的物资。

但极目远眺，能看见水面上泛起一阵汹涌的热流，阵阵白气热腾腾翻滚起来，简直像是水下埋了一颗烧得发红的铁球。

「快点快点！都别他娘的磨蹭！」身材纤细的女人把地上的粗麻绳一脚踢开，嘴里不住地叫骂道。

「都快点！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出海了！」

女人尽力粗犷着她的嗓门，喊声震着码头的缆绳柱。

偌大的商船已经准备扬起巨帆。巨帆之下，穿着白色皮袄的徐远年依旧在看着那团气雾。

女人裹紧了自己身上的大衣，走到徐远年身旁，捏了捏自己的鹿皮手套说：「你说大当家到底是咋想的，要在腊月出北海？」

徐远年轻叹一声。他在北海走商船已经走了九年了，确实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季节出海。物资的供给还不是最令人头疼的难

题，北海上彻骨的极寒才是真正的天堑。

北海本已是苦寒之极，偏又逢上最冷的腊月。

他摸了摸船身：这是青商最大的一批商船，那船舵两臂都抱不满。走船走了九年都没出过乱子，而这一次，他也不敢保证这船能安然归岸。

至于出海的目的，徐远年也不敢确定大当家到底是不是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物件……如果是，那这一趟更是凶多吉少。

徐远年说：「兰姐，当家的自有他的打算。这一次要靠近北海冰堑取货，那种至凶至险的地界，肯定是笔大买卖。」

他瞥了一眼身边这个叫兰姐的女人，在徐远年眼里她只是个面容姣好的小姑娘。

兰姐并不比他年长，事实上她或许是整艘船上年纪最小的那个。只是因为她脾气火爆，有武功傍身，还当了徐远年的副手，因此人人都尊她，叫她一声兰姐。

兰姐搓了搓手说：「我管那买卖大不大，我只顾得上一船几百号人的身家性命。」

徐远年苦笑了一下，随即眉头紧锁地指着那热气说：「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么？」

兰姐怔了一下说：「真没见过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是鱼，还是什么器物？那雾气像是还在动.....已经翻腾了有一会儿了。」

兰姐说：「北海的鱼没有一条是我不认得的，这种往水面上窜气儿的品种，还真是长了见识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是不是向咱们这边来了？」

兰姐说：「近了，近了。是什么东西，看了不就清楚了么。」

气雾变成一道白色的飞舟，隆隆地向岸边的两人靠近着。船工们一时间慌了神，只有这两人依旧岿然不动。

当铸铁的船锚被节节拉起，领队正呼号着众人登船，而平静的水面突然浮上几个气泡。

咕噜噜.....

徐远年俯下身，看着湛清的水面翻涌到滚烫，隐约有一个人影正在缓缓地游上来。

徐远年骇然道：「这人要游上来！他要从水底游上来！」

兰姐摇摇头说：「不可能.....谁敢说在这游.....」

她话音未落，也一齐看见了那向水面游来的人影。

「活见了鬼了！」

那怪人已经游出了水面，不急不缓，活像是踩在浮冰上。

他稳稳地上岸，一言不发。徐远年雇来的水兵们一齐靠上前，把怪人团团围住。

怪人是个二十出头模样的男人，神情淡漠，身形轻盈。他一身褐色的麻衣，腰后别着两把窄细的短刀。这衣服相当单薄，身上又沾了水，在北风里很快地上了霜。

徐远年本是心里打怵，但真看见怪人游出水面，那惊惧又弱了几分。

毕竟站在他面前的，再怎么怪也是个人。

场面一时间僵住，身后一层层的水兵们不会就此放松。而这来路不明、行踪奇诡的怪人一言不发，怕是任谁也撬不动他的嘴巴。

半晌后，怪人深深鞠躬，目光看向徐远年说：「船主。」

徐远年一愣说：「你怎么知道我是船主？」

男人在用手拧干身上的麻衣，腾腾气雾从男人背后透出来，看起来不消片刻衣服就会被蒸干。

兰姐看在眼里却没声张，眼神里添了几分疑虑。

陌生男人说：「三分会。」

这话外人听了定然不明所以，但徐远年心里清楚得很。他是这艘船的船主，也是商队三分会的会主。

青商庞大如斯，定然不可能统一调配，因此按照地域分为七大会。这北境冰海一带，就是所谓的第三分会：问雪会。

徐远年心中暗暗吃惊，商队的分会调配向来秘而不发，在外鲜有人知。这位男子看起来年纪轻轻，却对青商知根知底.....又从北海深处一路游来，着实令人捉摸不透是何等人物。

徐远年平心静气问：「你呢？兄台，照礼应该先自报家门吧。」

男人说：「林默。」

他只说了叫他叫林默，关于他的身份、家业、此行的目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就跟他的名字一样，他整个人刻着一个「默」。

徐远年问：「林默，你是要登船么？」

男人点点头说：「登船。」

徐远年像被无形间呛了一下，还是依旧淡然说：「林默，我们这里有外人不得上船的规矩。而且你不说出上船的缘由，也是万万不可能就这样放行.....」

自称林默的男人举起了一个腰牌。

徐远年当即怔住了。

2.

北境的夜晚来得很急，不到申时，整个渡口就快被夜色侵染。兰姐把两侧的火把升起，在熊熊烧着的松油火光下，那枚银质的腰牌被照得灼目发亮。

「远年，你是真见过大场面的，看看这牌子有什么幺蛾子？」

兰姐说着的时候，徐远年凑过来，右手轻轻捏着那牌子，感受着牌子前后细密的纹路。他的眼神被腰牌正面那个笔锋刚劲的「应」字深深吸住.....

「够了。」林默说着把牌子收了回去，别到腰间。

徐远年紧锁着眉点头说：「应家御印是真的，牌子也是真的。看来确实是朝廷的人。敢问这位大人登船所为何事？」

林默说：「是厨子。」

兰姐突然大笑，连脸颊都笑得通红说：「我说小兄弟，你知道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么？连火都生不起来，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还厨子？」

「兰姐。」徐远年眼神示意了一下正色道，「这是带着御印的贵客，要以礼相待。不管他是做什么的，既然大人要登船，就应该让他登船。」

林默微微点头，没说话。

徐远年拍了拍兰姐的肩膀说：「上船吧，时候不早了。」

一侧人举着火把为船主照明，三人登上甲板。

巨帆张满，宝船出海。

渡口船笛高响，林默摸着栏杆，环视着这艘巨舶，轻声说：「好船。」

兰姐握着栏杆说说：「可不只是好船！这大船长就有三十丈，吃水可谓极深。船板是耐火的焰心红木，五天五夜熊熊烈火都烧不穿。早些个年头跑东敖海的时候，流寇里面有几个龟孙子还不知好歹地往上撞，你猜怎么着？连龙骨都稀烂喽！」

林默松开手，面无表情。他对刚刚兰姐的那些话好像兴致索然。只是靠在栏杆上一坐，闭目像是在沉思。

眼看气氛有点尴尬，徐远年见状说：「林默，去屋里坐坐吧。」

林默摇摇头说：「不必了。」

兰姐长叹一声，挥了挥手说：「走吧远年，外面怪冷的。」

徐远年回头看了几眼林默，这个年轻人好像已经睡着了。他别过头去不再看他，顺着梯走下了甲板。

寒风大起。

浮冰下一层暗影绕着船身漂游，又向深处散开。

睡了两个时辰，徐远年隐隐听到雷声从梦中昏昏沉沉惊起。

徐远年起身，他从舵楼的窗能看见外面惊起的浪涛。这几日海上颇不宁静，幸得这艘船吃水深，舱室多，在这种大风浪里也能走得四平八稳。若是一般的小渔船，一个浪头就要栽跟头。

他又忍不住想起那个睡在甲板上的年轻人，这等狂风大浪，难道还没有进到舱室里么？

反正自然也要去甲板上看看水势。徐远年想着，抓起一件帆布衣从卧室出来，一路快步到甲板上。

林默还靠着围栏睡着，浪尖拍在船身，把他的身背都打透。在这种天气里，林默紧闭着双眸，模样还是睡得很沉。

徐远年见他脸颊已经结了冰了，连忙把帆布衣批到林默身上，顶着大风呼啸喊着：「醒醒！要冻死的！」

眼看着林默还是纹丝不动，徐远年一怒之下发力想把林默整个抗起来，结果发现林默竟然重如玄铁，根本不是他这种武艺稀疏的寻常人能搬得动的。

「谁？」林默恍然间醒来，微眯着眼睛问。

徐远年道：「你不冷么？北境的寒风由不得人使性子，过一个时辰连耳朵也连根冻掉了！」

林默摇摇头说：「不冷。」

徐远年胸口发闷，这个年轻人说话永远都是极短的只言片语，交谈的难度极大。他又喊着：「不管冷不冷了！这么大的浪

头，甲板上也迟早不安生。你还带着御印，快进到舱室里来吧！」

林默抬起头凝视着徐远年片刻，好像终于妥协一般说：「好。」

3.

船行了三日。虽然生拉硬拽总算是让林默不睡在甲板上，但是徐远年头疼地发现，情况还是没有半点的好转。

即便把他拉到卧室里，他睡觉也会开门直接就躺在地上，要么就靠在墙边。不睡觉的时候通常就在甲板上远眺，偶尔把两臂伸出去探探海风。

而且这个人完全不思茶饭，这三天来他滴水未进，粒米未食，气色看起来却依旧不错。

且不论这事的奇诡，林默更是自称是厨子，可哪有不饮不食的厨子？

问他从何处来，所为何事，又因何入海，只能答出一些零散琐碎的片段，这几天说的话加起来还没有百字。

「你登船要干什么？」

「去冰壑。」

徐远年问了三天总算得到了一条还算有价值的信息：跟他们一样，林默的目的地就是北境冰壑。

「你从何处来？」

「南。」

「南陆的什么地方？稍微精细一点？」

「偏南。」

徐远年当时感觉头一阵莫名的刺痛，他根本没法从这个人身上问出个所以然。

不知怎么，徐远年竟然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大当家的某种神似。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年轻，一样的不守规矩，一样的琢磨不透。

今天甲板上的风勉强算和煦，徐远年看见林默还在栏杆旁盯着水面出神。

徐远年靠过去问：「看什么呢？」

林默说：「鱼。」

一旁扛着木箱的船工听了这话嗤嗤发笑说：「船主，别跟这怪人搭讪了！」

徐远年微皱着眉回过头说：「好好干你的活儿。」

他听见背后的一众船工阵阵哄笑，徐远年不大介意，九年了，这些兄弟早就熟络了。他只是好奇，北境冰海罕有游鱼素来为人所知，林默盯着澄澈的水面到底说的是什么鱼？

徐远年问：「林默，你说的鱼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见到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下面。」

徐远年听罢哭笑不得，这海上除了碎冰干净到极致，连一片鳞都不曾见过，更不要说鱼了。

他还在思忖怎么能把这个话题继续问下去而不僵死，突然听见兰姐的喊声。

「远年，过来看看。」

徐远年转过身来才看见兰姐和一群船工围着副桅，一边打量一边议论纷纷。

「这桅杆怎么了？」徐远年问。

兰姐指着桅杆说：「这堆眼儿前些天还没有。」

徐远年细细一看，兰姐所指的地方果然有几个大小相仿的孔洞，约有小指粗细，最浅的也有两三寸深。

这孔洞的边缘，像是被某种至锐的利器所刺。但小指粗细对于锐器来说，又太粗了。

他昂起头一看，不单单是这个位置，整根副桅从底至顶已经被打了相当多的孔洞。原本通体混整，高耸伟岸的桅杆已经满目疮痍。他长叹一声，用手轻轻拍了副桅。

徐远年说：「还没伤到根基，这桅杆还能撑。但再多打个一倍的洞怕是禁不住了。」

底下的船员已经忍不住群情激奋。

「这哪个没眼目的老王八干的？」

「把他娘的干这事儿的崽子抓到了，皮都剥去！」

徐远年跟兰姐低声商议了几句，徐远年摆摆手示意大家静下说：「事还未明朗，也不用先大动肝火，你们看这最高的孔洞已经有五丈多，咱们哪一个敢说能在那个位置安稳地刺出个洞来？」

众人的议论依旧没有止息，林默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人群外，静静地看着这根桅杆。

徐远年看见了林默的凝视，那眼神就像有所答案一般。

流云走得极快，船上几刻之内阴晴交错。兰姐喊着：「好了！要看到什么时候！我跟船主会严查这事儿，都别乱操那个心了。」

兰姐在这船上话语的分量不言而喻，船工们各自也都散了。林默却凑过来用手拂过桅杆上的孔洞。

徐远年问：「你感觉这是人干的么？」

林默摇摇头。

徐远年问：「那是用什么东西刺的？」

林默把手从桅上抽离说：「用角。」

4.

海里长角的东西，徐远年不能笃定地说没有，但的确确实没见过几个。至于北海澄净几近无鱼，则更不可能有什么长着角的活物了。

若是深究起来，北海边上的乡民之中还真传过某种有角的东西的流言。

是一段童谣。

「寒霜至，角鲸起，接云凌海千百里。千百里，愁云密，木去枝叶龙褪鳞。」

徐远年想到这里摇头笑笑，笑自己脑袋犯浑。

又是一日。

即便桅杆没有再次受损，但这冰寒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船身已经用粗铆钉加固过，所用的木料也都是特质的。即便如此，在凛冽的北风下还是被刷成了一艘雪白的巨舶。

夜幕低沉。

远处的海面泛起稀稀落落的星光。

徐远年忧心地说：「天气苦寒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。」

兰姐苦笑了下说：「远年你不知道。摇船橹，那可是最苦最累的活儿，最近多少弟兄都争着抢着去干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因为冷？」

兰姐说：「因为太他娘的冷了。弟兄们都想在人多的地方好好儿暖暖身子。就现在这一撮柴火，就是死撑着过去，也未必回得来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希望冰堑那边接头的一方，有薪火可以接济一下。」

「兰姐，出大事了！」

领队的从船尾跑过来，气喘如牛地说着：「新.....新来的那小子，发.....发了疯！」

兰姐说：「怎么了？」

领队的扶着围栏说：「他把.....把柴火放.....放在甲板上烧！糟践.....糟践东西啊。」

兰姐听罢连外衣都扯在地上，向着船尾狂奔。徐远年听了也急了，也不顾甲板略微结冰打滑，打了个踉跄才跑到船尾。结果看见一阵阵气雾和白烟正随风席卷而起，一人高的灼目火苗正在剧烈地摇曳。

林默果真在甲板上烧篝火一般地烧着木柴，几位船工围着那团篝火不敢上前，还以为这人发了什么病。

那火熊熊地烤着，徐远年看了直心疼：这都是给兄弟们保命的柴火，就是有应家御印，可谁要是害了这一船人，徐远年也得毫不留情地将这人丢下海里。

徐远年两步冲上前去，看着林默面无表情地烧着篝火，怒声呵道：「柴是你偷出来的？」

林默不动声色地回答：「拿的。」

兰姐说：「你也配！你是何等人物？船上的柴火也能说用拿？」

林默说：「偷就是偷偷拿。」

她愈发气恼，抓起地上的厚帆布说：「赶紧把这火灭了！」

林默说：「不能灭。」

眼见兰姐已经靠上前来，林默抽出背后短刀中的一把说：「停。」

这一抽刀，所有船工和水兵都摆开了阵场，绕着林默对峙起来，俨然是箭在弦上的态势。

只要林默上前一步，长剑就能抵在他的后心！

「干什么！在船上动刀子？」兰姐盯着林默吼道。

徐远年冷冷地看着林默说：「林默，这几日我一直对你以礼相待，绝无半点亏待之意。但你不要以为身有御印就可以在我的船上为所欲为，就是当今圣上应天安来到我这船上，也只有我船主徐远年能掌话。」

北风呼啸，篝火朝着林默的方向倾斜，火苗的焰尖已经快扫到林默身上。但林默丝毫不为所动，他还是用刚才的语气，完完本本地重复了一遍说：「不能灭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好，那我徐远年容你讲讲你的道理，你来告诉我，这火为什么不能灭？」

林默说：「救人。」

徐远年轻笑一声说：「这火能用来救谁？」

林默环视四下说：「你们。」

四围一阵哄笑，大家都用戏谑的眼神看着这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。

眼看情况僵持不下，徐远年心中已经暗暗决定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必须把这篝火灭了。就算里面有再大的玄机，但话已经说到了这一步，不灭这火，他身为船主的颜面又何在？

徐远年还未发声，突然听见远处隐隐传来一声低鸣，似乎某种庞然巨物在吐纳。

那声音震得大船龙骨发颤，一阵阵冰碴从远处如暴雨般甩在船帆上。

5.

「这什么声音？」徐远年问向兰姐。

兰姐向巨响的源头远眺，全然被漆黑的夜幕所笼罩，看不真切。寒气阵阵袭来，船身嘎吱作响，甲板上已然乱作一团。

兰姐摇摇头说：「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么大动静，而且这天变得太诡道，海面没个三五息就给冻了！」

徐远年和兰姐全都呼呵着船员进到船舱里去，而林默的篝火依旧在剧烈地烧着。

火苗跳得很高。

林默站在焰火的一旁，顺着火光刚好望向的是声音源头的方向。他把右手伸到火苗上烤了烤，沉声说：「来了。」

徐远年还没来得及问起「什么来了」，从远处已经凌空跃起数千条白色窄细，如长针一般的鱼，鱼群如雪白的流瀑一般顺着迸溅的冰碴向船帆飞刺！

兰姐见状不妙，按着徐远年趴到了甲板上。果然，船身发出了叮当的金属碰击的脆响，那应该是无数「针鱼」撞击到铆钉上发出的声音。

鱼群在飞过船身上空时尽皆被林默的焰火所吸引，很快地向下俯冲而去，像一条白色的大蟒急坠而下。

林默把一把短刀插在火堆中央，纵身一跃，迎着那鱼群所构筑而成的巨蟒的躯干腾起，紧绷着结实的肌肉，麦色的肌肤在火光下发亮。

他猛地发力，一掌重重地击在巨蟒的中腹。

掌劲雄浑。

鱼群几乎是应声从中部溃倒，有如大蛇拦腰截断。不止多少针鱼如雨一般散落在甲板上，发出清脆的落响。

偌大鱼群的共鸣如雷震耳，声音中已然带着几分怨怒和凄厉，被斩断的「大蛇」自左右分别向已经冰洁的海面窜去。

徐远年趴在甲板上用余光瞥着这个来路不明的年轻人，忙问一旁的兰姐：「这年轻人身手如何？」

兰姐绷着脸又盯了一会说：「远在我之上。」

徐远年也不吭声，脑子里什么想法都在往上涌。他耳朵贴在甲板上，除了刺骨冰寒，还听见下面一阵阵窸窣窸窣的声响。

一条针鱼自上空落下，「叮」的一声就扎在徐远年左手的虎口稍前处。他用拇指轻轻一碰，感觉这鱼通体坚硬如精钢，若是再偏一点，徐远年的左手就要戳出个血洞。

他总算明白是什么东西能把副桅扎成筛子了。

徐远年头皮阵阵发麻，忍不住向后缩了缩，只看见林默还站在原地，突然朝着他一伸手说：「别动。」

徐远年一愣，结果看见他左手边那条鱼开始微微发颤，发出嗡嗡的震响。

这鱼还没死。

鱼身悬了起来，俨然瞄的是那团篝火和后面的林默。它像飞箭一样蹿起，快到徐远年双眼追之不及，而林默连手都没有动一下。

他咬住了那条鱼。

徐远年屏息看着林默轻轻把那根长针一样的东西咬在两齿之间。林默稍稍发力，齿间发出晶石碎裂的脆声。

他把那条鱼嚼了，然后咽了。

6.

林默跟鱼群缠斗了又有两三个回合。鱼群的声音越来越低微，不知到底是倦了还是怕了。最后林默把火中的短刀抽了出来，把烧着的火团朝冰面远处一挑。

鱼群顺着火团的方向凌空消逝。

冰面渐渐开化，刺骨的寒意逐步褪去。船舱里面的船工只听见外面若有激斗之声，却不知到底发生何事。

徐远年这才爬起身来，他看见林默正靠着船尾的栏杆，盯着那团火出神。

宝船重新起航，却没有人再管那团篝火了。

流言已经四起，船上所有人看向林默的眼神都悄然间改变，含着敬重，困惑……以及畏惧。

徐远年坐到林默身旁，他不知道刚刚与鱼群激烈搏杀完的林默这时候还能不能回答问题。他只是试探着问：「林默，刚刚的鱼群，可是传说中的『角鲸』？」

林默点点头。

徐远年倒吸一口冷气——角鲸，是渔民口中的一道童谣。正所谓「寒霜至，角鲸起，接云凌海千百里」。传说腊月的北海，在云雾之间，会有着头角锋利的巨鲸穿行而过。在角鲸面前，大船渺如草芥。

他本以为这不过是渔民们以讹传讹的妖言，没想到角鲸确有其事。只不过它不是一头真正的巨鲸，而是数之不尽的小鱼构成的浩然鱼群。

难不成先前年轻人所称看到的鱼，指的就是这东西么？可他又是如何在那澄净的水面之中发现端倪，如何面不改色地同鱼群缠斗？

徐远年毫无头绪。

徐远年说：「看来是我徐远年粗陋了，未曾想这小小童谣竟然反倒成了预兆……」

他心里打了一个寒噤，因为童谣接下来还有半段：「千百里，愁云密，木去枝叶龙褪鳞。」

现在既然这角鲸已经成真，总不会腊月的北海真的有龙褪鳞吧？

如果鲸不是真切的鲸，那龙又该是什么模样的龙，褪的又是怎番面目的鳞？

徐远年没再多问，他知道这年轻人绝不简单，但关于他的追问应该点到为止，不然依这位怪人的秉性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

其他的船工一齐回去休息之后，徐远年看着呆坐在甲板上的林默说：「你不回船舱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不回。」

徐远年想起了之前不愿意去船舱休息的林默，莫非这年轻人是在观察海里的异动么？

徐远年说：「你怕角鲸重新杀回来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不。」

过了片刻他说：「六十个时辰，只来一次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那你坐在这是为了……」

林默说：「习惯了。」

徐远年也不再多言，和林默挥别之后带着惊惧之下的疲惫，也在船舱睡去了。

林默遥望着平静的海面出神，大船恢复了寂静之后，他快要凝固成一尊石像。

「林默。」

「林默？」

林默感觉到身后有人轻轻拍着他的肩膀，兰姐把自己肩上搭着的大衣披到林默的身上。

她保持着和林默一样的姿势盘腿坐下，好奇地别过头问：「你不冷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不冷。」

兰姐不好意思地抓着头发说：「那个.....今天是我无理了，见谅.....见谅。我脾气就是这么差，船上的人.....包括远年，都是处处让着我，我也是知道的。」

林默说：「没事。」

兰姐说：「你在生气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不在。」

兰姐说：「那你.....多说两个字成么？」

林默转过头看着兰姐说：「说什么。」

兰姐尴尬地挤着笑说：「什么都好啊，你的武功，你的身世，你登船的目的，哪一样都行。要不，就说你怎么打败鱼群的吧。」

林默说：「我想吃了他们。」

兰姐愣了一下说：「因为这个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对。袁兰你想吃的话，也可以做给你。」

兰姐愕然道：「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？船上的人除了远年，没人知道我的名字！」

林默说：「我听来的。你二十四岁。」

兰姐大惊不已，她连忙跳起身指着林默结巴地说着：「这.....这些东西，你.....你你这小屁孩从哪听来的？」

林默说：「耳朵。」

兰姐一时间哑然，连话都懒得说。林默见她没有反应，从地上抓起一条坚硬如铁的针鱼在栏杆上敲了敲，一脸自然地问着：

「吃鱼么？」

7.

「不吃。」

兰姐不想吃鱼，更不想吃不知道是「鱼一样的针」还是「针一样的鱼」的玩意。

事实上她许久没有心情吃东西了。为了能在腊月出海，她和徐远年已经极尽所能做好了万全准备。但是天气极寒远远超越了两人的想象，接下来的凶险更是还未可知。

大船不过是无垠北海中的一粒尘埃，林默和兰姐两人更是淹没在这颗尘埃里，寻不到一点踪影。

兰姐觉得自己的眉毛要起霜了。

林默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又披回兰姐身上去，他转过身来，凝望着面前篝火的灰烬出神。

林默平静地说：「还会更冷的。」

兰姐说：「我当然知道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们不知道。」

兰姐说：「啥意思？你老说半截话听得我脑壳痛。」

林默伸出一根食指，他左臂肌肉的线条凝练饱满，像是敲打到结实的精钢。

他指着船头的方向说：「这个航向，你们都会冻死的。」

满头雾水的兰姐费尽了口舌和林默谈了一整夜，直到朝阳从海面破壤而出，晨曦顺着浓雾砸下来。

这时站在徐远年面前的是面色如常的林默和精疲力竭的兰姐。

刺骨的海风从领口钻进来，让半睡半醒的徐远年打了个激灵。兰姐像今天这样一大早来敲他的房门，印象里还是九年来的第一次。

徐远年说：「你慢点说……我听得糊涂，航线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」

兰姐揉着太阳穴说：「按照这个速度再过五个时辰，我们就会进入一片冷得出奇的海域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北海本就已是透骨奇寒了……」

兰姐说：「前面会更冷。冷风会像一个大漏斗一样绕成一个圈，圈里狂风暴雪永无止息，海水至冷又黏稠如油，整艘船上的人不消片刻就会全冻成冰疙瘩！」

徐远年皱了皱眉说：「这是谁说的？」

兰姐说：「林默。」

林默点了点头。

徐远年说：「林兄竟然如此善言？」

兰姐说：「是我的功劳！每个字眼儿都是我从他嘴巴里抠出来的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若果真如此，那意味着船只要从那个冰漏斗之外绕行。虽然能免于极寒，但是却变相延误了路程。如此一来，到达冰堑的时间要更久，消耗的物资要更多。」

兰姐说：「我们可以擦着那个冷风圈子的边儿走，这个叫什么来着……」

林默说：「借力。」

兰姐兴奋地点头说：「对对，就是借力。那一圈风速奇快，如果航线正好绕着风环的边缘，船只反而会提前半日到达冰堑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航线事关重大，今日正午之前要和其他的领队商议一下。」

兰姐面露不悦地说：「林默都这样说了，你哪来一箩筐屁话，快下令转舵啊。」

徐远年没想到只过了一晚上，兰姐对林默的态度就彻底调了个头。徐远年从不遮上一只眼看人，他不会轻易疑人，也不会轻易信人。

他扣起食指敲了一下兰姐的头说：「你做事就是毛躁、猴急。凡事要该弄个清楚明白才做决定。『陆走太平土，水走火上油』，你跟了我九年，还不知道水路的凶险？你是带着几百号人在腊月出北海，不是带着丫环逛庙会！你光说转舵，转哪个方位？哪个时辰转舵？偏舵什么时候复位？这些东西你问清楚了么？」

兰姐被劈头盖脸问得一时语塞，她绷着脸半天憋出一句话说：「那你问！」

说完她当即转身跑开，还重重踢了一下栏杆。

徐远年心中苦笑道：「这丫头.....」

他看着林默说：「林兄，你昨夜对整艘船的恩情，我徐远年无以为报。若是你说要修正航线，我是万万没有异议的。但具体怎么个修正法，还请多多指教。」

林默说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徐远年怔了一下说：「什么？」

林默平淡地重复着说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他伸出食指，稍稍向右便宜着说：「理应微微偏东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是偏多少为宜呢？」

林默说：「说不清。」

他突然呆滞地望着眼前的无垠海域说：「有办法了。」

头痛欲裂的徐远年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说：「什么办法？」

林默说：「前面有艘船，跟着他们。」

原本徐远年是万万不会相信这个时节的北海还会有第二艘船的，但是现在听见这话，他已经信了六成了。

8.

「侧面有艘船，二公……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我说侧面有艘船……」

「我问的是你叫我什么。」

裹着厚厚棉衣的侍女深吸了一口气，重整神色说：「甄姑娘。」

甄盈盈冷淡地点了点头，她向着侍女所指的方向远眺，只看见隐隐约约一个果核般大小的黑影。

甄盈盈说：「这就是姓陆的说的那艘船？」

侍女点点头说：「应该是的。」

甄盈盈不耐烦地说：「他们怎么这么慢啊，信上说他们出发三天了，连到冰堑的路一半都还没走。」

侍女说：「青商是从宏国境内出北海……和咱们从大沐顺着雪原出发有异。」

甄盈盈摆摆手打断了侍女说：「啰里啰唆的.....他们到底认不认识路啊，到时候又要拖我们的后腿。」

这艘轻快的小船正借风使力，像一只褐色的猎鹰掠过微起波澜的海面。搭着鹿皮袄子的中年男人也登上了船头，轻轻咳了一声说：「小盈啊，你真该改改你的臭脾气了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和你又没有瓜葛.....你也不过是比我虚长几岁，也来教育我。」

她别过头去可以不再看这个男人，右手不自觉地搭在腰间的佩剑上。当她掌心白嫩的皮肤触碰到剑鞘的瞬间，一股震动顺着腰间的剑鞘贯穿手背迸溅开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。

甄盈盈吃痛，表情也变得扭曲。她强忍着痛苦不叫出声来，眼见着手掌变得僵硬乌黑，像是铁水在掌心刚刚冷却过一样，且是用血肉淬火。

男人连忙递过一幅手套说：「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把铁剑佩上.....戴上就算了还死活不戴手套。」

甄盈盈一把夺过手套套在右手上，她紧紧攥着栏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「我没事。」

她又看了一眼远处的黑影，随即头也不回地踏着快步回了船舱。

侍女像是如释重负般长出一口气说：「二公主脾气还是这么古怪.....」

男人摇摇头说：「不，以前更古怪。」

「古怪。」

林默远望着湛清海面的一角，那里在徐远年眼中看来茫茫无边、空无一物。

徐远年问：「什么古怪？」

林默说：「兵器多是象牙。」

徐远年连那船的影子都没一点眉目，更别说什么船上人的兵器了。即便现在林默所言完全是鸡同鸭讲，徐远年也只好顺着话头一字不落地听下去。

徐远年说：「那又如何？」

林默说：「他们不用铁器。」

这样一说徐远年倒有了几分印象，坊间的那些流言像是撕碎的信笺重新拼接起来。大宏再向北的苦寒北境并非一片蛮荒，人人皆知沐国在此地发达兴旺。沐国掌权的甄家相传体质奇特、不惧严寒，更对象牙、木材、玉器活用，做工绝妙。但更有人声称甄家如此热衷于特殊材质，正因为其不会操使铁器。

难不成大当家所说的「下家」就是甄家人？徐远年对于到底是什么人来跟自己碰头一无所知，能校验的也就只有先前背下的三句暗号而已。

大当家吩咐好的珠宝和银两极尽丰盛，全都在货仓静静躺着。但是这一次取的到底是什么货，徐远年至今仍一无所知。但若果真是甄家人带来的东西，那没准值得船上这金山银山都献上。比几个沐国的文玩器物.....在大宏里可是无价之宝。光是供奉给皇亲国戚，就不知道能尊享多少福泽。

徐远年知道林默城府极深、见闻广博，索性趁此机会再过问几句：「林兄，难不成那船上上来的是甄家人？」

林默说：「没错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甄家人当真是不会用铁器么？」

林默许久没有答话，他摇摇头说：「不对。」

「他们是太善于用铁了。」

徐远年顿了一下说：「恕我愚钝，这话我听不太明朗。」

林默说：「用得太多，会融进去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融进去？」

林默说：「像是长在上面。」

徐远年想象了一下一个人半个身子融化进铁剑里，整个腰肢连着血肉像是从剑刃上生长出来。他差点为这个画面打了个寒噤，却还是不明所以。

林默指着自已腰间别着的两把短刀说：「这里面.....」

他缓缓地抽出短刀，指着刀剑说：「融了一个人。」

9.

对于一个人融化进短刀里这种事，徐远年不想再多过问，而且林默看起来也不想再做解释。

徐远年行走江湖的这些年了解到一些东西：世人都以为是虚夸之言的时候，往往确有其事。世人都言之凿凿的时候，往往只是捕风捉影。

就像没人相信北海真的会有角鲸，就像没人相信人真的会连着骨肉一齐化进兵器里。就像天下人都认为大宏国力空前绝后，世道富荣太平。

听到「甄家」这两个字之后，徐远年警觉起来。因为他意识到这可能并非什么单纯的商业贸易——▼倘若只是真金白银换文玩，反倒体量显得太小、格局显得太窄。甄家人在北境雪原偏安一隅已近百年，和大宏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让他们牵扯进一股铜臭味的商队里，还要在北海这种隐秘之地交涉，很可能交易的授意不止来自大当家，而来自更顶层。

大当家之上是朝廷，朝廷之上是当今圣上，圣上再之上.....

徐远年不再多想，只是对接下来的事情打起了提防。

过了不到三个时辰，船工传话说从侧翼来了一艘快船，已经能隐约看见他们的旗子。

徐远年早就听林默说甄家人船行极快，没想到竟然比预想得还要快上一番。他喊上兰姐，开始在船头做指挥。

旗令本身也是暗号之一，只有身为船主的徐远年知道摇旗的顺序。

海上隐约开始起雾，淡淡雾气把大船的白帆裹在怀里。

「红！」

「黄！」

「红！」

「红！」

.....

旗子只有红黄两种颜色，但是排列极长，却又暗含着奇特的规律。随着日期、天气、方位的更迭，每一次的暗号都会发生些许改变。这本是大当家为了船队得以相认想出的法子，却在当下的情形几乎没什么必要。

因为在这北海上摇旗发信的只有两艘船.....而且对面的小船已经先一步把暗号发完了。

「船梯！放！」

暗号吻合后，兰姐高呼着号子，将船梯随着隆隆铁轮声荡下来。小船轻轻磕在了宝船的船身，那模样像是一片叶子靠在了

山脚下。

登船的只有三人，每一位徐远年都仔细看过。最前的是一位高大的男人，靴子重重地拍在甲板上。他面露微笑，体型健硕，活像是一尊没有肚臍的大弥勒。

随后的是一位身材轻盈的小姑娘，妆容精致，身披黑色大氅。她腰间别着一把修长的佩剑。剑鞘颜色雪白、通体透亮。

那姑娘正和先前的男人形成强烈反差，娇小得像是阔羽遮蔽下的雏鸟。

最后的女子样貌平平，一直鞠躬含笑，俨然一副婢女模样。

那弥勒哈哈地笑着抱拳说：「徐船主！久仰，久仰！」

他嘴里的白气飘散在海风里，话音又粗重，简直是一通烟囱。和徐远年简单奉承了几句之后说：「在下赤海，是甄姑娘的贴身侍卫。」

随后他给那雏鸟般的姑娘使了个眼色说：「船主在这呢，打个招呼啊。」

那姑娘冷哼一声说：「你招呼就行了。」

徐远年也跟着笑笑说：「姑娘这脾气秉性，倒像是沐国的哪位公主。」

赤海尴尬地说：「公主架子罢了。我早就说过.....小盈，你这招摇脾气在家里倒还好，出来还不改改.....」

姑娘也没正眼看徐远年，反像是自顾自说着：「我叫甄盈盈，是沐国二公主。你愿信就信，不愿信也与我无妨。」

赤海停了，整个人怔住，然后无奈地点头说：「依你，都依你。」

随后甄盈盈指着身后的婢女说：「她叫甄容，是我姐姐。」

婢女笑着说：「徐船主不要误会，公主是在说笑。贱婢生来便没有姓名，只是公主宅心仁厚，为我赐了皇姓和名字。」

徐远年听着三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总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感。他堆着笑说：「甄公主率性而为，自然难得。不知道甄家这一次出海，带了什么好东西给我徐某人？」

甄盈盈听了突然掩嘴笑着说：「你这傻船主，竟还不知道你们要买什么？傻，傻透顶了！」

赤海伸出粗壮的右臂，挡在还在笑着的甄盈盈前面说：「船主不要见怪，只是我也不明白，为何徐船主也不知道我们甄家的来意？」

甄盈盈听了笑得更厉害了，她扶着栏杆笑个不停，却看见坐在角落里的林默正在用猎鹰一般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自己。

她当时便不笑了。

甄盈盈靠过去厉声质问他说：「你看我做什么？」

林默没回答。

甄盈盈愈发气恼，又重复问道：「我问你盯着我做什么？」

林默抬起头说：「怪事。」

甄盈盈挑眉问：「什么怪事？你说说我身上有什么怪事？」

林默说：「像死人。」

甄盈盈怒极反笑，那张精致的小脸因愤怒而扭曲。她拔剑出鞘，纤细的黑色长剑像是灵巧的蛇信，正欲舔舐林默的脖颈。

长剑架在林默脖子上的瞬间，在一侧冷艳旁观的兰姐抽出佩剑，寒光直抵甄盈盈的胸口。赤海，这尊不动如山的大弥勒依旧笑容满面，只不过一个指头轻轻搭在兰姐肩膀上。

船上的水兵和船工见状全都下来，将甲板站得拥挤。

徐远年看到剑拔弩张的态势突然长叹一声，他走在僵持不下的四人中央，挥了挥手说：「干吗呀，动不动就张扬那点儿刀兵。所谓『愤怒伤脾胃、心火损肝肾』。你看你们，又是上火又是发怒的，太不珍重自己身子骨了。」

徐远年瞪了一眼兰姐说：「袁兰！」

兰姐面露不悦地收剑入鞘，甄盈盈和赤海也收了手。

徐远年摆摆手示意身后的弟兄们散去，他说：「这就对了。我们大当家虽然年纪轻，阅历浅，但他有句话我很喜欢，叫『太平生大财』。你看这才四五人一闹就不太平了，咱们还哪来的财路呢？」

他斜眼一瞥，看见刚刚甄盈盈执剑的右手正在发抖。她盯着面不改色的林默说：「你身上有股令人作呕的铁锈味。」

林默说：「大概吧。」

赤海打着圆场说：「一点小插曲，无伤大雅。徐船主是聪明人，也识大体，应当知道现在我们并不在预定的交易地点。」

徐远年猛然想起来他们「要靠近北海冰堑取货」。

他点点头说：「这样一说.....倒是没错。原定的地点是在冰堑下方，现在提前了不少。」

赤海摇摇头说：「错啦，船主。不是提前，而是交易还没有开始呢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能给你的东西，只有到了冰堑之后才看得见。」

到了冰堑才看得见？那是什么器物，还是某个奇珍、某个人？

徐远年不解地问：「是什么？」

赤海说：「是技艺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赤海说：「这技艺能帮你们跨过北海冰堑，最终到达那座岛。而你们真正该要的东西，就在那岛上。」

10.

「什么东西？」

徐远年的这句疑问是脱口而出的。他闯荡江湖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听闻过北海冰堑之外的地界，也没有动过一丝跨越冰堑的念头。那是蔓延万里的浩瀚冰原，没有一艘船能逾越那道天堑。

若是说冰堑之后有一座岛，岛上还有一件价值无法估量的珍宝，对徐远年来说则更是天方夜谭。

在角落里的林默突然打断说：「褪龙鳞。」

赤海拍了拍手说：「不错！船主你用人果真高明，找了个切实懂行的弟兄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褪龙鳞？我从没听过这东西。总不会真的有龙吧？」

这时那句童谣又钻进了徐远年的脑子里……「木去枝叶龙褪鳞」。角鲸已然确有其事，那龙作以一种无法预料的形式出现，也未尝不是没有可能。

果然，大当家的吩咐绝非空穴来风。

赤海说：「天知道。船主，想想看你们口中「大宏京城」的大殿里到处都是龙纹、龙袍，那是真龙么？还是借了个巧意味、讨了个好名堂？这褪龙鳞，我们只知道是好东西，至于是不是龙褪下来的，说实话，谁也没关心过。」

兰姐问：「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？卖钱么？有我们穿上的金银值钱么？」

赤海哈哈大笑说：「小姑娘你太有趣了。卖钱？哪个蠢材会把褪龙鳞卖钱？这东西于人，可使人长生、使人武功大进、使人得天地造化。于军，可使刀剑无坚不摧、使兵马锐不可当。于国，可使国运兴旺、万世永昌。」

兰姐说：「真有这么厉害？」

赤海说：「百年前这东西就引得何止万人趋之若鹜，不惜以命相搏强渡冰堑，而后无一幸还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看来是徐某孤陋寡闻了。只是在下不懂，如果真如先生所言，褪龙鳞可夯实国运，沐国占着横渡冰堑的技艺，干吗不据为己用呢。」

赤海说：「想要横渡冰堑不但需要技艺，更要大船和无数劳力、粮草。沐国不过蕞尔小国，实在没有国力像大宏造出如此宝船。另外至关的一点是，褪龙鳞虽效用无穷，用法却繁复无比，沐国境内既无相关的工匠、也没有钻研此物的财力。就像一个将死未死的病痨鬼，与其抱着一桌咽不下的山珍海味等死，还不如喝两口润喉的药粥。这船上的金银，就是沐国的药粥。」

徐远年听后释怀地笑了，他拍了拍赤海的肩膀说：「能跟先生您合作，是我徐某今生之大幸。」

赤海说：「船主客气了。接下来前方有一海漩，至阴至冷。我会跟着甄容一起设计航线、帮宝船避开风浪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那有劳了。」

赤海和甄容很快去了舵楼，而甄盈盈连着三次拒绝了赤海让她去船舱的建议。她抱着双臂站在凛冽的海风里，不知向海面凝望些什么。

兰姐在徐远年身后轻语道：「甄家人可信么？」

徐远年俯下身趴在兰姐耳根子说：「甄家人和林默一样，不可不信，不可轻信。对了，那个叫赤海的大个子武功什么级别？」

兰姐皱着眉头说：「他应该不会武功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真的？」

兰姐说：「他的气息、脚步，还有指头搭在我肩膀的瞬间，我都感觉不出他是习武之人。如果说他武功已经远远凌驾于我.....那他没理由来看住我。那种级别的高手一眼就能看出林默是在场武功最高的那位，形式诡异的林默才是对甄公主威胁最大的人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按你这么说，我倒有些不懂了。甄家人不会是善男信女，若说他们对褪龙鳞毫无想法，我是万万不信的。但只凭船上这三人.....」

兰姐说：「你还真信世上有褪龙鳞？」

徐远年只是轻笑一声说：「我早就知道世上有褪龙鳞，只是不知道在哪而已。和外人合作，装作越傻越好。」

兰姐面露不悦地说：「可我真的认为那东西能卖钱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不一样，你是真傻。」

他抬起头看着甲板上的两个人，心里开始发愁。甄家人登船之前，只有一个怪人傻站在冷风里。现在有一男一女两个怪人，他怎么照顾得过来啊。

「你叫林默？」

「我叫。」

「我听过这个名，我听过这个姓氏。我讨厌这个家族，讨厌你们身上的味道。」

「多谢。」

「我听说林家选出了百年来最年轻的家主。少年有为、天资过人。该不会就是你吧。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对我就不好奇么？甄家的事你就没有一件想了解的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甄盈盈又要抽出腰间的佩剑，但她忍住了砍下面前这个男人脑袋的冲动。

甄盈盈平复着语气说：「算了。和你这样一无所知的下人没什么好发火的，根本不值。」

林默说：「嗯。」

甄盈盈忍不住在冷风里打了个寒噤。她血脉里流淌的天赋像一块柔软的甲冑，可以让她在任何环境下存活，即便是如此酷寒也不会冻死。但即便如此，她还是会感到冷，只不过皮肤不会龟裂、不生冻疮而已。

她直视着前面的大雾问：「你不冷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不冷。」

甄盈盈问：「你为什么不会冷呢？我不记得林家有御寒的体质啊？」

林默说：「皮厚。」

甄盈盈深吸一口气，她远了林默几步说：「算了。我在家闷了二十几年，除了赤海那个傻子一个男人也没见过，第一个盯着我看的还是半个哑巴.....」

林默突然说：「赤海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怎么了？你想认识那家伙？他可是很凶的，凶起来吓死你，只是看着软巴巴的.....」

林默说：「他身上淌着不该淌的血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什么意.....」

她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突然猛烈的海风打了个踉跄。她略带狼狈地站稳身子，还没等开口，只看见林默还是用最开始那锐利的眼神，冷冷地看着她说：「回船舱吧。」

他指着死寂的海水说：「海面快冰住了，雪会很大的。」

11.

大雪如期而至。

窄叶一般的小船靠铁链紧紧捆在在宝船的船尾，而整艘大船被淹没在暴雪之中，已经彻底辨不得方位。

兰姐已经看不清林默到底在不在甲板上，飘雪在她眼前蒙了一层纱。她巡回过整艘船，听见船中腹最大的舱室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

「大当家从一开始瞒着咱们就是有猫腻！」

屋里传来船工们一阵一阵的应和声。

「甄家心怀鬼胎，咱们再按着路子走下去，完完全全就是入了套儿了！」

「你说入了套，那好，你机灵，你给我指条明路出来。你是想让那鱼戳成筛子，还是想回去冻死？」

「船上的人都叫你『二驴』，我看你倒像头蠢驴！要不你带着我们游过冰塹，看你有多大能耐！」

兰姐听得出这是几位领队在争执不下，这些走海路的汉子个个都历过生死，谁也不想在这没来由的事情上栽了跟头。

「好了！」

徐远年到最后一刻才发声，屋里的吵嚷霎时间安静下来。他的声音穿透了门扉，直抵兰姐的耳畔。

「袁兰，别在外面偷听了，快进来。」

兰姐轻轻把门启开一个缝隙说：「你们聊吧，我怕我感情用事。」

十一位领队围着大桌环坐，徐远年位列正东，是众人之中身材显得最矮小的那个，却带着一种力压众人的威严。

徐远年手指扣了一下桌面说：「你已经感情用事了，坐过来。」

兰姐知道现在这情形不是任性的时候，她别扭地坐到了徐远年右边的空位上。

气氛一时间有点紧绷，徐远年嘀咕了一句：「佩剑借我用一下。」

十一位领队默不作声，只要船主一开口，他们纵是有再大的埋怨，也会消融无形。

紧接着徐远年一把抽出了兰姐腰间的佩剑拍到桌案上，起身环视着众人。这里面有独眼的，有谢顶的，有肥头大耳的，有骨

瘦如柴的。

所有这些人，都是兄弟。

他到底是哪个年头跟着这些兄弟们出海的？

徐远年记不清楚了，他记性好得像是账本，历历往事都变成一条条账目的墨迹，一字不落。但他真的记不清了。自打他接手这片商队开始，遇过东敖的贼人，见过北海的暴雪，走过南陆毒虫遍布的密流。

有句话是大当家年纪轻轻就常在嘴里念叨的。

去日苦多。

现在徐远年在桌前猛然想起这句絮叨，当真是去日苦多。

十一位领队大体也记不清时日，他们只记得船上能拍板的只有一人，就是他徐远年。

徐远年是领了大当家的命出海的。大当家一言已出，便是死令无数。他愿意为此赴死，却也希望众人平安返航。

归根结底，徐远年是普通人。普通人豁出生死走上海路，断不可能毫无顾忌。而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徐远年也思忖过良久，最终笃定不能空手而回。

徐远年说：「如果大当家从伊始就告知我们此行的目的，大家考虑冰堑凶险、归途未卜肯定要忙中出乱，届时人心不稳，只

怕会适得其反。而走了这小半路，现在各位领队都对这海路熟知了一二，反而是获知真相的好时机。」

「既然认了『腊月出北海』，说明各领队和下面的弟兄无一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那就请给我徐某一份薄面，我信任大当家，也请诸位信我。」

说完徐远年深深鞠躬，鼻尖几乎要碰到桌案上。

领队们先前是只嘴上不吵，现在是心里也不吵了。因为他们吵不吵，其实都在等一个人说话。

面上是各谈各的，耳根子里都竖着听徐远年开腔。

徐远年不开口，那人人都可以是船主。但凡徐远年一开口，这船上永远只有一个船主。这件事上到袁兰，下到船工，谁心里都是透亮的。

他们只是等这一句话而已，徐远年一句话，是金山银山也压不倒的。

几位领队相互对视，然后开始放生大笑，笑声中——起誓。

「船主，我二驴信了你。」

「我大猪也信了！」

「算我陈九一个！」

「那我王瞎子也信！」

.....

最后到了兰姐，她也跟着轻笑起来说：「我袁兰，算是信了吧。」

她一把夺过徐远年手里的佩剑说：「舞弄完了吧？快还我！」

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

完会之后刚巧是晚饭时间。领队们各自分散，在大堂里大快朵颐。屋子最角落里坐着甄家三人，盘子里摆着点自备的简单素食，与哄闹的众人显得格格不入。

徐远年见状徐步靠过去问道：「怎么，船上的餐食不合口味？」

甄容笑着摇摇头说：「公主食量极小，在家也是不喜吃东西的。」

甄盈盈听罢起身，攥紧自己的佩剑说：「我吃饱了，去上面透透风。」

她的脚步声啪啪地回响在大堂里，屋里的一众尽皆斜眼看她。

赤海爽朗地笑着说：「公主一直如此，还请船主见谅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甄公主这样，倒显得率真可爱。赤兄你也不吃么？」

赤海摇摇头说：「你看我脑满肠肥，少吃几顿对身子大有裨益。正好船主你来了，有些事情要先问个明白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但说无妨。」

赤海说：「按我的消息，宝船是尖底的福船型，有十张硬帆、十个舱区，对吧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舱区和硬帆都是十一个。」

赤海说：「看来是鄙人见识短浅了。看来宝船是比预想得更宏伟的巨舶，但我要先提个醒，即便是这样体量的大船想要通过冰堑，也只能说是勉强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先生不要说是勉强了，按我先前的想法，就是『全无可能』。」

赤海说：「当然也不是全无可能，否则我们也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前来登船。接下来我会给船主一五一十地讲清如何逾越冰堑、如何到达那座岛，又如何取得褪龙鳞。我希望全船弟兄都能知根知底，好在接下来能随机应变。」

徐远年点点头说：「在下愿洗耳恭听。」

赤海说：「首先，要从船头拆一根桅杆……」

风雪肆虐。

漫天大雪几乎是横着拍向帆面，打出簌簌的响声。雪花黑白相间，揉成一团暗淡的墨色。

甄盈盈登上了甲板，看见林默闭目靠着栏杆像是睡着了。他有如宝船那粗大的铁锚深深沉在甲板上，和这船身敦实地并在一起。

甄盈盈说：「你占了我的位置了。」

如此大船，当然处处有位置可占。但自从林默瞪了她几眼之后，甄盈盈就像莫名地想变着法子刁难这个男人。

林默猛然睁眼，他向外靠了一个身位说：「请便。」

甄盈盈站到林默原来的位置说：「你到底是站岗的还是放哨的？怎么一直在船头当班啊？」

林默说：「这里自在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之前说的赤海身上什么血……什么不该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」

林默说：「讲不清。」

甄盈盈面露愠色说：「注意你的语气，下人！你想好跟你聊天的人是谁。」

「是甄家二公主，对吧。」

兰姐在两人身后悄声出现，她右手按在自己的佩剑上像是蓄势待发。

论年纪的话，甄盈盈实则要比兰姐年轻。如果当下船上排排辈分，唯一能名正言顺叫她一声「兰姐」的，也只有这位公主了。

但甄盈盈永远不会这样叫她，甚至不会正眼看她。

甄盈盈侧过身说：「连下人也来指点我了？」

兰姐厉声说：「你是在大宏青商的商船上，不是在你那弹丸小国的破庙里自居高人一等。我是船主徐远年的副手，论资格，当然可以指点你！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也配！」

她当即用左手抽出长剑，兰姐几乎同时是下意识地拔出佩剑，两人的剑刃顷刻间捧在一起，斩着雪花发出一声脆响。

甄盈盈恶狠狠地骂道：「连你在内，整艘船的所有东西，所有人，都让我感到无比恶心。闻着像猪舍、吃的像猪食！这些跟这些又蠢、又脏的下人挤在一间屋子里，我都快吐出来了！」

兰姐再无二话，她有如蜻蜓点水，在大雪里划出一道流虹，随后顺着甄盈盈右臂劈了过去。剑刃掠过冷风暴雪，像在一具精致完满的瓷瓶上破开一道裂纹。

甄盈盈甚至没有闪躲的意思，她摘了右手的手套，用掌心死死地抓住了兰姐的佩剑。手掌和精铁接触的部分发出刺耳的轰鸣，一阵滚烫的气雾从那贴合处迸开。

兰姐发觉连剑柄都在跟着发颤，这把剑竟然像是硬生生地被人手熔断！

她骇然地盯着剑的断口处——平整的断口微微发红，甚至能看见精铁的断面向内蔓延着血丝。与其说是熔断，倒更像是甄盈盈把剑的一部分消解进身体里了，用部分血肉取而代之。

甄盈盈眉头微皱，她重新戴上手套，露出轻蔑的神色说：「给我滚，下人，我不想再看见你那张死人脸。我能废了你的剑，也能废了你的命。」

兰姐怒火攻心，却又因刚刚的情形所震慑，吓得站不起身。还没等她有所反应，甄盈盈已经起身一剑劈下来，发力很轻，但那剑刃极其锐利，当即刺破大衣伤了兰姐的左臂，划出一道两寸长的血口。

刚刚的吵闹和缠斗引来了诸位领队的注意，一时间众人涌上兰姐身旁，尽皆面露敌意地看向甄盈盈。

吵嚷声越来越大，领队们搀扶起兰姐，开始对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罪魁祸首大肆谩骂。甄盈盈本就是娇生惯养，这些日夜走海路的糙汉子骂人又是极尽羞辱肮脏之能事，掘了人家三代祖坟不说，还要连骨子带皮的把人从头到脚骂个通透。

甄家的二公主哪里遭过这种委屈，眼见事态愈发不可收拾，人群里传来一声大呵：

「回去！」

徐远年踏上甲板看见这一团狼藉的烂摊子说：「都给我回去！」

「兰姐今天又受了委屈，那小丫头实在是贱骨头欠教训！」

「兰姐这可是受了伤！船主你现在总不能最后一点脾气都丢了吧？」

诸位领队忍不住，又一五一十地把刚刚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

「我说，回去！」徐远年厉声呵斥道，「陈九！大猪！王瞎子！还有我没喊到的人，都给我回去！」

众人面露不悦，还是一一下了甲板。

「你去哪？给我站住。」徐远年看了看起身就准备走人的兰姐说，「袁兰你等会儿，你等我说完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说，谁先起的争端。」

兰姐说：「我。我先搭的话。」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正扯下衣服上的布条给自己左臂做简单的包扎。

徐远年说：「向甄公主道歉。」

兰姐冷眼瞥了徐远年一眼，但还是深深鞠躬说：「甄公主，是小女冒犯了，还请公主海涵。」

徐远年又看了一眼兰姐左臂的伤口说：「谁伤的你？」

兰姐沉下头说：「甄公主。」

徐远年面朝着甄盈盈说：「甄公主，吵闹归吵闹，缘何要大动干戈呢？」

甄盈盈冷哼一声说：「不是我先动的干戈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这样你看可好，袁兰是我心腹，看在我徐远年的面子上，我心腹胳膊上的一道伤，能换公主你一次低头么？」

甄盈盈说：「我可从不向下人低头。」

徐远年笑了两声说：「袁兰不懂事，我会好好教训她的。但也请公主明白，你在什么地方做事，动的是谁的人，这些人背后都是谁。没有人是不能低头的，只要把头割下来放在地上就行了。」

徐远年轻轻拍了一下兰姐，沉声说着：「走。」

直到两人下了甲板，气得发抖的甄盈盈才怒道：「小小船主，竟敢如此无理！」

一直冷眼旁观的林默末了活动了一下身子，极平静地说：「吵。」

12.

「姓林的下人，我问你，刚刚我和那个什么兰，是谁有错？」

「是你。」

「你也放肆！」

「对。」

「若不是赤海出发之前劝着我，早晚我把这一船人都一一砍了！最后还有你，尤其是你！要千刀万剐、狠狠地杀！」

「你不敢。」

林默抬起眼帘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甄盈盈说：「甄家先人曾于默有恩，默破例与你多说两句。」

甄盈盈听罢一惊，暂时收起了高高在上的脾气说：「没想到你这愣哑巴也有开窍的一天。你说，我听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砍袁兰的时候左手发抖，说明你根本没有杀过人。你刻意避开要害劈向她，只不过未曾想过袁兰惊惧之下不会闪躲。你本不想伤她的。」

甄盈盈深吸一口气，没有答话。

林默说：「你底子很好，又有血脉傍身。但论武功，你不是袁兰的对手。领队里的习武者不在少数，且个个都不亚于袁兰，是能独当一面的硬手腕。」

甄盈盈转过头盯着他说：「想说什么，直说便是。」

林默说：「如果支开你的侍卫，你在船上这些高手的围攻下活不过半炷香。甄家血脉不是罗汉金身，你会死。」

甄盈盈冷笑着说：「你怕我死了？」

林默说：「默说该说的事，你的死活与默何干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哼，自作聪明的下人。」

林默说：「还有一件事我提醒你，少用你的右手。没有必要为了逞个威风，花掉自己保命的本钱。」

甄盈盈若有所思地说：「你对甄家.....到底了解多少？」

林默不再答话，他合上眼睛，又像是徐徐睡去。

甄盈盈又高声问道：「下人！问你话呢！」

眼见林默没有反应，她猛地一脚朝他腿踢过去，结果像是踢在一块千斤重的玄铁柱上。

她吃痛地收回脚来，抱着脚腕跳了几下怨怒地说：「我还是找个机会先砍了你吧。」

船舱里浪声很轻。

徐远年把着兰姐的断刃端详了半晌说：「以我对甄家的理解，甄盈盈熬的痛苦比你更多。」

躺在床上的兰姐猛然坐起说：「你的意思倒是我错喽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们就事论事。你又坐起来干吗？不让你好好养伤么。」

兰姐赌气说：「这点小伤是什么伤，哪里比得上甄家二公主心口的伤严重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看，你又犯小孩子脾气。对错现在不重要，现在在这海上要处处小心，但凡还能用到甄家人一时，就要忍她一时。」

兰姐说：「那你想用他几时？」

徐远年正欲答话，船身骤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动荡，大船像是被一只巨手重重地拍在船侧，连船舱里的徐远年都差点翻倒在地。

隆隆的震响回荡在船舱里，有如惊雷掠过龙骨。

徐远年也不惊惶，他扶稳后说：「很快。刚刚船身已经沾上了海漩，航速会突飞猛进，不消两日就会抵达冰堑。」

他合上门扉，临走之前说：「我要去跟领队们讲一下接下来的行程。你好好休息，不要乱动。」

徐远年走远之后，兰姐自顾自地嘟囔着：「嘁.....这时候柔声细语的，少来。」

徐远年很快和赤海、甄容碰了面，三人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设计经过冰堑时的诸多细节。他们自从昨晚一谈之后就没有休息过，倾注全部心血在方案的设计上。这一次林默、甄盈盈和其

他领队也来一起旁听，毕竟接下来的航程事关重大，万万疏忽不得。

徐远年说：「接下来我们会绕过海漩，再过两日会抵达冰堑下方。冰堑是一座冰原，横跨整个北海。它并非和海面平齐，而是高出海面十丈有余。这样的高度，肯定是任何船只无法逾越的。但在冰堑中腹的位置有一道材质近乎黑铁的『大门』。这大门，甄家人称其为『押龙关』。他们会帮我们打开押龙关。」

紧接着徐远年拿起一根筷子说：「我们要拆下一根桅杆横在打开后的押龙关，因为大门打开后随着时日推移会渐渐闭合，一旦闭合甄家人将无法从内打开。桅杆是这船上除了龙骨最坚硬的东西，它会抵住大门，直至我们归来。进入大门之后的事情，还是由赤海给大家解释为好。」

赤海起身的时候，像是屋子里轰然立起来一座小山。莫说甄盈盈这「雏鸟」，连还算结实的林默在他面前都衬得娇小起来。

鉴由先前的矛盾，领队们对甄家人多少还带着敌视。可这尊带了头发的弥勒，方脸大耳，看着总是比尖酸刻薄的甄家公主舒心。赤海开口的时候，声音浑厚，笑容满面，倒也让这讲话变得格外顺耳。

赤海说：「多谢船主和各位领队担待了。进了这押龙关之后，是乱流激荡，会一直持续到我们走出冰堑。这是必须要大船的缘由之一。如果是吃水浅的小叶子，一个浪头就翻了身。」

赤海说：「褪龙鳞所在的岛名为葬龙岛，葬龙岛和冰堑之间还有一段海路，这走的是浊海。这浊海是什么，我也没见过，我只知那海水不可饮不可游。而要想在岛上取到褪龙鳞，还要准备大量海水、湛清的海水。若是提前取水，船吃水深，航速慢。因此在乱流里是我们最后能取水的机会。这也是大船的必要之二，没有这体量，根本盛不下足够的海水。」

林默听到这里，沉重地合上了眼睛，像是久久疲惫之后的休憩。

众人听罢尽皆倒吸一口冷气，这前路不可谓不凶险、条件不可谓不苛刻。十几年来来的水路加起来，连这一趟的苦难一半也无！诸位领队议论纷纷，各类见解层出不穷。

「要那么多海水干吗呢？」底下一个瘦高的领队问。

赤海说：「岛上的『机关』遇水开化，这是必要之需。」

「傻子也知道越是向北越他娘冷，若是过了冰堑，岂不是万里冰原，哪来的『浊海』呢？」

赤海说：「极北之地不可以常理而论，冰堑以外是何情形，你我都尚未可知。」

徐远年明白领队们的忧心。纵是这再不霸的生意，也没有动过逾越冰堑的念头。这无异于虎口拔牙、狼腹取食！

赤海在嘈杂声中笑着说：「诸位放心。倘若世上确有奇兽，你我也要为凰拔羽、替龙刮鳞。」

甄盈盈反常地没有在众人交谈时插嘴，她在赤海说完最后一句时不屑地冷哼一声，随即大步跨出屋去。

她只给这间屋子留下了短短一句话：「真是无聊。」

堆着笑的赤海摇了摇头，也马上追了出去。

林默这才睁开眼睛，他环视着在场的众人，难得地欲言又止。

13.

林默的梦又来了。梦里还是孩童的林默紧紧抓着父亲的衣襟，两人穿行在火海里，四下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响。

那声音密密麻麻，像是在凿碎什么物件。透过火苗，地上躺着一个发黑的陶钵，里面白花花的物件被凿得细碎。

那年他还太小，他不知这研磨的是鱼骨，是人骨，还是什么别的骨头。父亲用宽阔的臂膀护着他说：「晚了，晚了。这家已经没救了。」

一道大浪打向船身，靠着桅杆睡去的林默缓缓睁开眼睛。海水里伴着碎冰碴，离冰堑还有不消半日。

他很少睡着，更少做梦。往往三五日才得一时安眠。但凡做梦，梦境与那陶钵、大火总分不开。而他分明记得父亲最后一句说的不是「这家」，而是哪个他明明记得真切的姓氏。司空见惯如「张家」「王家」，可纵使他再百般苦想，也提不起一点念头了。

「林默。」

甄盈盈的声音极易听辨，这船上每个字儿都像在呼呵杂役的姑娘，就一定她了。

林默没答话。

甄盈盈说：「喂，你真哑了？」

林默说：「没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拿着。」

她说着丢过一把佩剑，林默背着身却也是轻松接住了，像在手里掂量一枝柳条。

林默在剑柄上轻轻摸了两下说：「袁兰的剑。」

剑身平整如新，倒比先前更多了几分锐气。

甄盈盈说：「这剑还正像它主人，又低贱、又好养活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修的？」

甄盈盈说：「废话！你以为我是谁？我就是证明给船上的人看，我能废了她的剑，又能修好她的剑。这断剑是我特意向徐远年要来的，不然怎么办？指望你们这些蠢猪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好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好什么好！你在这嗯嗯啊啊的活脱脱像得了疯病。你替我把剑还给那什么兰。」

林默说：「有甄容、赤海在。」

甄盈盈一时间急了说：「那，那还得了。让我的下人去，跟我自己去有什么两样。纵是我的下人，也远比下人的下人更高人一等。届时乱了辈分，成.....成何体统。」

林默说：「我去还，何以证明是你修的。」

甄盈盈见状面露愠怒，她夺过林默手里的剑丢在甲板上，精铁发出悦耳的脆响。随即她像林默先前的姿势靠着栏杆坐下说：「算了！就把剑扔这，到时候说是天候异变如鬼神难测，雪里飞来一把剑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」

「我的佩剑呢？」

「扔了。」

「扔了？不可能，你都快扣成木鱼儿了，哪舍得扔东西。」

「真扔了。」

「不对.....不对，准是你没有佩剑，才偷偷把我断剑拿走了。我说你也挺大个男人不能上后舱的兵器房里随便拿一把别上么？干吗每次都抢我的剑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这是为了在弟兄们面前显示一种气度。身上没有刀剑，也能以礼服人。」

冷风凶猛地顺着缝隙钻进来，它舔舐着兰姐露在外面的每一寸肌肤，并榨干身上的最后一点温度。

但披着单衣的兰姐只是把臂膀抱得紧了，反倒是穿得最厚实的徐远年打了个哆嗦。

即便是受了点轻伤又许久没有活动，但兰姐毕竟是习武之人，根骨再不济也要比徐远年强上许多。

兰姐指着徐远年笑出声来说：「看你那娇弱样，像个短毛小丫头！现在这怎么办，我身上就这点衣服，总不能装腔作势地也脱下来披给你吧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呀，亏你笑得出来。你知道大船上有多少人么？」

兰姐说：「合你我在内，共计七百九十二人。」

徐远年点点头说：「倒也没错，你多算了甄家和林默四人。这七百多号人里，至少有一半的人不会武功、更不可能懂什么奇门秘术，他们怎么熬过苦寒？再者绕着海漩前进，除了船行变快，难道没有坏处么？仔细听。」

兰姐屏息片刻后，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。

徐远年说：「听到了船身的嘎吱响吧。海漩在左，船左舷势必更靠海，对中腹部、底部的船板都是难以想象的损耗。再加上海风肆虐，桅杆多半保持侧斜状态，整艘大船就像一个佝偻前

行的老朽，还要被大力推着跑。按这个情况还能撑几时，只能说听天由命。」

「再者，海漩中央极寒，即便是擦身而过也难免会被殃及。我命你这几天修养，你有所不知。或许你感觉天气并未转冷太多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完所有为返程预留的柴薪。现在要更进一步了，你也知道宝船的造工精绝奇巧，是木铁杂合。但凡是无关紧要能拆下来的木头，这几天基本烧了个精光。」

「还有半日就到冰堑，届时整艘船将彻底化作冰窟，再无一物可取暖。如果逾越冰堑没有转暖，甚至在冰堑之中就已经熬不住时，这七百八十八人，有几人能活？」

「听了这些，还笑得出来么？」

「干吗笑不出。」兰姐套上自己的大衣站起身说，「说的那个窝囊劲。越是听了这些，越要笑。听得越多，笑得越要大声。」

巨浪狂涌，每一缕风都卯足了劲力要把大船拖进万丈深渊里。整个左舷连带着船身向海面侧斜，那风浪的力量直可开山裂石，要把这大船从正中劈成两段。伴随着痛苦呻吟声的船骨挑起了半片海的担子，维持着倾覆和摆正之间的微妙平衡——好似再加一钧力，大船就要粉身碎骨。

兰姐不由叹服甄家人所设计的航线，把这艘船维持到「刚好到极限」的情形。在烧得发烫的刀尖上，这船人在踮起脚跳舞。

「袁兰，这……这不是你的剑么。咄咄怪事，我扔了它又回来了。」

兰姐低下头，当即从甲板上捡起自己的佩剑说：「这断剑究竟怎么复原的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是天意。」

兰姐说：「你当我六岁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把这剑纵力一丢入海，没想到今日竟断剑复原、失而复得，难道不是天意么？」

兰姐说：「胡来。那好端端入海的铁剑，是怎么鬼使神差地回到甲板上的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天候异变如鬼神难测，雪里飞来一把剑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」

兰姐笑了一声说：「鬼扯。」

她扫视了甲板，平日里最喜欢出来「透气」的甄盈盈不在。这倒罢了，连全然是住在甲板上的林默也没了踪影。现在站在大雪里的只有她和徐远年二人，海旋顺着左舷，把刺骨寒意透进皮肉里。

她想起了一些东西，想起了九年前刚刚认识徐远年的时候。徐远年那年勉强还算是个年轻人，他不通水性，隆冬掉进了北海里。兰姐那时说好听的是个游侠，实则就是个借着武功到处浑水摸鱼的江湖骗子。

兰姐从船上跳下来，腰间缠着纤细的缆绳。她一把将徐远年抬离了水面几寸说：「身上有银子么？」

徐远年怔了一下说：「没有。」

兰姐面露失望地说：「叫兰姐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铮铮男儿，死也不舒服了你这小丫头片子！」

兰姐长叹一声说：「你又不叫兰姐又没有银子，那就去见海阎王吧。」

眼见兰姐手腕的力气越来越轻，徐远年又要没进冰窖里，他连忙说：「我有船！我有船！我是北海最大的船主！到时候你坐大，我做小！」

兰姐「扑哧」笑出来说：「编瞎话都不会编，还北海最大的船主，你以为你是姓徐的？你要真有艘大船，我就日日夜夜替你干苦力，干到我死！」

兰姐此后的许多年一直在后悔，她没想到徐远年真的有艘船。一晃九年，她还在这船上挥霍年华。

她凝视着深不见底、漆黑如乌云的海漩深，又向船右看了看，猛然间惊觉道：「我们是不是在向西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海漩逆时而旋，向北而发到了头，必然是会向西的，照理说……」

兰姐替他把话说完：「照理说现在应该是离冰堑最近的角度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风雪这么大，哪里看得清冰堑的远近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船稳住，如果再被海漩卷过反而与冰堑南辕北辙。」

兰姐转身就向船尾跑去，边跑边呼喊说着：「抛锚！下令从右舷抛锚！要不就晚了！」等到跑到船尾之时，才看见先前消失不见的甄家三人和林默肩上积着雪，像是早已恭候多时。

14.

徐远年气喘吁吁地赶到船尾之后，默然不语的甄容这才含笑说：「船主，我们的交易，现在算是正式开始了。」

兰姐说：「是来帮我们抛锚么？」

甄容笑着说：「袁小姐说笑了。宝船的铁锚虽稳重，却并不足以脱离海漩。」

凭立着栏杆的甄盈盈不情愿地回过身说：「容姐，要拖拉到什么时候？」

甄容说：「只要船主开口，即刻就可以开始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徐某虽然见识短浅，但对甄家是十二分放心的。二位想做什么，随性便是。」

甄容点点头说：「那还请各位稍退几步，公主……」

甄盈盈不耐烦地伸出双手，和甄容的双手——合掌。一阵和先前触碰铁剑类似的气雾从两人掌心窜开，像是四手凭空焊死一

样。接着两人各自向后退去，淡蓝色的丝线从掌心一点点成型，像是从掌纹之间拔出的糖丝，软糯又热得滚烫。

开始只是窄细的丝线，丝线很快相互交织成大网。大网又渐趋细密，网格最后小到不见。最后一柄近乎大斧的海蓝色器具赫然间砸在甲板上，落地声如闷雷，那混润的形态闯进了徐远年的视野里。

两人抖了抖手，又重新抽出一根细线，然后直接轻巧地割断了铁锚上端的那圈碗口粗的链环，把大斧随手焊死在铁链下。

「船主」甄容侧过身，谦恭地说：「可以下令抛锚了。」

徐远年点点头说：「绝妙，绝妙啊！甄家之技艺今日一见，只恨我徐某人见识粗鄙，晚见一日就是虚度一日。」

甄容说：「船主过奖了。」

兰姐说：「我是个粗人，按我的意思，这船锚结不结实……应该是看锁链而非下面的锚吧？」

甄容说：「袁小姐所言极是。现在这艘船是被全身捆上了锁链。」

兰姐许是端详了良久才看清。那大斧的确不是船矛，是确实的活物。万千莹着微微蓝光的细线颜色极浅淡，才致使兰姐无法看清。这些丝线像是触须一般钩住了船身的各个角落。每根细线都像是蟒蛇绞住了猎物，他们无孔不入，缠住桅杆、栏杆、船板、龙骨。那斧子顷刻间被这些丝线把大船扣在瓮中。它像

是荼毒入骨，可让大船顷刻瓦解；却也像贴身软甲，可保大船安若泰山。

在场的兰姐、徐远年和甄家三人一时间莫名哑然失语。眼色在相互间流转，转瞬间不知有多少心话相互流传。最先开口的反倒是最喜欢置身事外的林默。

林默打破寂静说：「还有多久。」

同样也默然了许久的赤海说：「以这个速度，两个时辰之内便会抵达冰堑。」

林默说：「好。」

他试着用手捏了一下那些蓝色的触须，随即盯着自己的掌心出神。

半晌后，他抬起头看着面前所有人，倒像释然。

「念念自见,万法无滞,一真一切真，万境.....」

「你又神叨些什么？」

赤海哈哈笑着，声音浑厚得像是大鼓。

他说：「学两句禅诗，免得来日再被公主笑话粗浅。」

「公主少听他乱讲，」甄容也笑着说，「不过是要两句嘴头，充个有慧根的。」

赤海说：「所谓『见性成佛』，没准就因为这两句嘴头，将来升天也能混个莲台呢？」

整艘船上，似乎也只有这甄家三人还和气轻松。那些染了风寒的、生了冻疮的，哪里有功夫舒展眉头。

赤海说：「小盈，你父皇也教你『笑口常开』。你看你整日板着脸，显得丧气……」

甄盈盈挑眉问道：「你也来絮叨我？」

赤海连忙噤声。

甄盈盈说：「容姐，刚才你我扯出来的『罐子』像是比以往要大。你步伐和手势和之前有什么不同么？我不记得以前的须子有这么多过。」

甄容一脸茫然地说：「奴婢不知道……」

紧接着她像是要哭出来，直接扑通跪在地上求饶说：「都是奴婢的错……都是奴婢的错，又让公主劳神费心了。」

她哭得妆又花了，手上的脏东西在脸上乱抹，细腻的妆容彻底变成了鬼脸儿。

甄盈盈皱着眉头，用剑鞘在地上猛地一磕说：「给我起来！你是我姐姐！」

眼见甄容还是在地上痛哭流涕，甄盈盈从嗓子眼感到一阵恶心。她起身便走，凶狠地骂了一声「废物」，重重地摔上房

门。

她不知道，到底怎样才能让甄容复原成那个平凡的姐姐。

甄盈盈一登上甲板，迎面看见一道无垠的黑铁门。饱满的龙纹蔓延百里，像一道苍茫的地脉凌海而起。

船上已经挤了太多人了。林默，徐远年，兰姐，十一位领队，船工，伙夫，水兵...所有人屏息凝视着冰堑。流传于大宏千百年的秘闻，今日终于得以相见。

大雾徐徐散去，冰堑掀开面纱。

人常道北海之大，大于有形。冰堑之大，大于无形。甄盈盈先前听着像和尚打机锋，今日才知半句不假。

浩荡冰海、滔天巨浪被铁门截断，晚霞掠过冰层穹顶轰然倾泻下来。

徐远年凝望着远方良久，最后呼喝到：「都别看了，回去打点好东西准备过门。北海的晚霞之后，长夜要来了。」

15.

对于冰堑来说，它并不关心徐远年的这艘船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。是活人是死人，亦或是一艘空船。

贯穿海面的铁门是一个缄默的护卫，他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顺海而来的大船，丝毫没有放行的意思。它只要把「去路」连带着冰海一齐斩断，便不会再受到使命的苛责。

大船因海漩的侵蚀，左舷已经微微扭曲变形。而铁门矗立于北海不知千百年，至今尚无一丝锈迹。

当船头轻轻磕上铁门的瞬间，像在完成某场逾越百年的交接。徐远年再回头看向茫茫大海，刹那间恍如隔世。

徐远年曾想过，如果不跟着大当家走海路，自己要去干吗。他想起自己家境富裕，或像翠山城的哪位阔少一样，整日想着哪几年鲜衣怒马，哪几年雪月风花。但现在他离了岸，还跨越整座海来到冰堑正下的无人之境，背后家国早已被远远甩下。

「徐远年，来验一下货吧。」

甄盈盈背着晚霞说，霞光把她勾勒成一个纤盈的轮廓。

徐远年说：「公主要亲自来看看么？」

甄盈盈说：「不了，赤海会跟着的。」

徐远年知道现在两伙人要交付最大的筹码了——甄家人兑现他们开门的承诺，而徐远年要奉上整船的财宝。

走下甲板，赤海已经在廊内恭候多时了。

徐远年说：「随我来。」

船舱的回廊是盘错的迷宫，徐远年带着赤海绕过最深处的舱区，指着左右手的四件舱房说：「左下、右上、右下这三间分盛装的是金银、珠宝、兵器。我已吩咐下人开了锁，先生可以自行验货了。」

赤海含着笑只是简单扫了几眼，把物件略微打点了下说：「船主连兵器也卖了么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按这海上的情形，真是生死攸关之际，普通的刀兵派不上大用场。」

赤海说：「真金白银、明珠美玉。船主的东西看了叫人眼馋、端着叫人心痒。这等财力，看来也没有再验下去的必要了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先生放心就好，我马上安排人把东西搬到你们的船上。」

赤海说：「接下来的航路，这小船不便再随行了。我们会把船停靠在押龙关之外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先生自己定夺便是。」

赤海说：「只是有一事好奇，船主左上的舱房放了些什么？」

徐远年笑了笑说：「是船上吃不了的花椒、大料、油盐。这些船工好吃食，因此备的总要多上许多。」

赤海嗅了两下说：「所谓有备无患，船主多备些物资自然是妥当。」

他略微思忖了片刻说：「若按以往，公主应该快把铁门洞穿了吧。」

徐远年略带惊异道：「甄公主已经在开门了么？」

「让开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说让开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挡着我开门了……你身子太耽误事情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有脑子么？」

「有。」

蹲了许久的林默从甄盈盈的胳膊底下撤出来，但依旧凝视着她两掌和铁门交融的位置。

甄盈盈紧锁着眉头说：「你蹲在那到底要干吗？」

林默说：「我在看门。」

甄盈盈的两臂像是渗进冰寒的铁门之中，黑铁融成铁水顺着血脉流淌进她娇小的身躯里。整座大门被她硬生生地洞穿出一个数丈宽的大洞。

顺着火把的火光，能隐约瞥见铁门之后的冰穴蔓延无际，缕缕寒气正满溢出来。

甄盈盈愠怒地把胳膊抽出来，剧烈的气雾从她两臂升腾开，铁屑像是细沙微微洒落。

她转过身说：「你现在可以看个够了。」

林默用食指轻轻抚过大洞的边缘，能感觉出黑铁的断口处脉搏般的律动。领队们开始高声传话：「押龙关已开，准备桅杆！」

甄盈盈一抬手呼呵道：「甄容！」

甄容不敢怠慢，当即跑过来说：「公主，奴婢在。」

甄盈盈轻瞥了她一眼说：「我有事问你。」

她带着甄容走到四下无人的角落，眼见没有隔墙之耳，便低声说：「你为什么怕我？」

甄容低下头说：「奴婢不怕公主……」

甄盈盈深吸一口气说：「你是我姐姐，不是丫环。」

甄容说：「可从小我就是公主的丫环……圣上也吩咐我当您的丫环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从现在起……我想当你的妹妹，陪我演一下。」

甄容说：「奴婢不敢……」

甄盈盈想出来闯荡，更想要自己的姐姐。

当大船缓缓驶进押龙关的时候，冷风带着冰屑呼啸着扫过甲板。甄盈盈恍惚间想起甄容曾经也在一个冰冷的地方，用同样的语气说过截然相同的话。

甄盈盈曾经有一个姐姐，唯一的姐姐。

甄容是长甄盈盈五岁的姐姐，但并非嫡生。而对于注重血脉的甄家来说，庶出是生来的大罪。这种罪名本足以致使甄容胎死腹中，但圣上胸怀天下，自有悲悯之心，特赦甄容为婢女。

甄盈盈记忆里最后的姐姐是在六岁那年，北境的大雪落满了屋檐，火炉的柴薪哔哔啵啵的爆响。

甄容抹着眼泪说：「公主到了读书的年纪了。」

紧接着甄容跪下来，那张美艳的脸蛋变得黯然失色，她谦恭地说着：「奴婢自此，就是公主的贴身丫环。」

还是个小丫头的甄盈盈说：「可你是我姐姐啊。」

甄容诚惶诚恐地说：「奴婢不敢.....」

那时候的甄容和现在别无二致，她裹上了一层谦卑的壳，彻底从姐姐塑成了丫环。再之后的事情变得蒙眬，年少的懵懂回忆从来都不真切。

她们还是在一起度过了太多日子，只不过甄容始终把「姐姐」二字拒之门外。她毕恭毕敬地和甄盈盈相处着，似乎从未和这个妹妹真正靠近过。

甄盈盈结束了对往昔的追忆，猝然感到胸口一阵刺痛。她轻咳了一声，整个人瘫软到半跪在地上，双手按着长剑勉强撑住说：「我.....我融了太多的黑铁了.....需要.....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」

甄盈盈一把将正欲搀扶她的甄容推开，用极低的声音说：「我要.....自己走。不能.....让外人发现我这么虚弱。」

甄容忧虑地说：「公主.....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试着叫我小盈吧。」

她重新站起身来，恢复成了那傲慢的甄家二公主，低眉看着欲言又止的甄容说：「算了，不勉强。」

甄盈盈强撑着平静的神色走向船尾，正和迎面而来的徐远年擦肩而过。

相对无言。

远处是甄家的小船，在静流中微微摇曳。

大船静静地飘荡在冰海上，那些淡蓝色的触须将船身扯在铁门之内的数寸。微微光亮从冰穴的穹顶洒落，那些冰岩的缝隙透出银白的光芒，像是烧起来的星河。

急流顺着两侧朝着铁门之内汹涌而过，只要下一瞬，就会被这冰穴一口吞食。

徐远年平静地深呼吸着，他要带着大船航过从未存在的凶险海域。

他用手肘轻轻推了一下兰姐，兰姐心领神会，她举臂高呼：
「插桅杆！」

「收帆！」

「起锚！」

16.

甄盈盈一挥手，拖住整艘宝船的大斧应声没入水底，淡蓝色的丝线根根断裂，随着海风剧烈地飘动起来。

失去了束缚的大船顺着急流闯入了押龙关，那些触须并成一排绚烂的旗帜，整艘船看上去是一面湛蓝的长幡。

轰隆隆的水响震住了其他所有声音，更加刺骨的严寒笼罩着船身。徐远年先前只知道入关之后的冰穴暗流遍布，没想到这海流比他平生所见所想之和还要更狂放不羁上几倍！

兰姐嘶喊着：「舵楼的！运帆的！还有我点的三位领队全留下来！无关人等给我回到船里！」

徐远年死死地攥着栏杆说：「林默是不会下甲板的。」

兰姐回过头喊着：「你在这干吗，还有心思问林默的事情？给我滚下去，你是无关人等！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是船主。」

兰姐说：「船主在我这也是无关人等……」

嘭！

徐远年还没开口，突然一个大浪猛砸过来，几乎要将整艘大船打得侧翻过来。船身像一块小木牌被猛然甩到左侧的冰岩上，发出一声刺耳的断响。

徐远年几近被荡到船外，兰姐当机立断把住了他的手。她发力想把徐远年从空中扯回甲板，没想到卡在冰岩上的船身开始复位。随着震耳的碎冰声，左舷重新拍在水面上。从左侧舱区连带到甲板，三层船板崩裂成飘荡的碎秸，留下一个五丈深的创口。

海水从甲板漫灌下来。

徐远年感觉呛了一大口海水，他死死地攥着兰姐的右手，浪头竭尽全力地想把他带向海底。冰水把他整个人浸满，他全身发沉，似乎再也提不起一丝气力爬上甲板。

耳边的声音变得混沌不清，隐约能听见一阵阵渐趋虚弱的惨叫声和呼救声。徐远年不知有多少船员在这次撞击中被卷入乱流。少则十几人，多则上百人。

他心里无暇计数，因为他想活命。

徐远年感到兰姐那边的气力在增加，他顺势冲破了水面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甲板上，肺里撕裂般的剧痛。

海水仍然在向舱区倾泻着，徐远年只在心里略微估量了一下水流，便当即喊道：「封舱！」

他喊完还在颤抖着咳水。

兰姐愕然道：「你疯了么！甲板上还有十几个人！」

徐远年仍在喊着：「舵楼，封舱！」

他的声音埋葬在狂暴的海浪里，泛不起一丝波澜。但舵楼的船员们听得这声音如洪钟大吕，无一人胆敢怠慢。

当当的链锁声响起，铁板在齿轮的碾动下咬合。

封舱会断绝舱区和甲板的联系，在甲板和第一级船板之间产生一个新的隔层。这是宝船在极端情况下的自卫手段，也是维持船身浮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海水将无法从甲板漫灌到舱区，但这也意味着甲板上的十几个人彻底被抛弃——在走出冰穴乱流之前，生死自由天命。

他猝然间失去了几十位船员，甚至尚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。他要竭尽所能保住还活着的人。

徐远年剧烈地咳嗽之后说：「这么大的海流，半炷香的时间就能灌满十一个舱区。冰穴暗礁遍布，吃水太深无异于自掘坟墓！」

徐远年扫视了众人，被困在甲板上的还有袁兰、甄盈盈、甄容、林默。领队大猪、陈九、二驴。还有七位运帆、舵楼的船

工，共计十五人。

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年头，如果是大当家在这，必然会豪情壮志地高呼：「今我十五人同生共死，誓不分离。」

但徐远年只是搀着兰姐说：「各位自求多福。」

没有用来对付海浪的武功，兰姐面色凝重地拍着徐远年的背帮他吐水。

船身仍在剧烈地震荡着，她拖着徐远年想找到更稳定的依凭。刚刚被她攥住的栏杆已经被扭成铁结，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浪头。

她看见了丝线。

兰姐试着抓住桅杆上飘荡的蓝线，却听见身后的船工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「这……这线里有……有邪！有邪！」

回过头去，看见船工的右手穿过那蓝色丝线，被像蜡一样熔成两截。这些丝线切割着血肉和筋骨，就像是掠过流水毫无阻拦。

如果不是反应及时，船工的整个右臂都要被这丝线划下来，轻巧得像是卸下一个铆钉。

甲板上的众人议论之声大起，连狂风巨浪的势头似乎都被压了下去，制造这些丝线的甄家成了所有人的肉中刺。三个舱区彻

底损毁也成了疥癬之疾，甄盈盈和甄容则是滔天的祸端。

当目光聚集到甄盈盈身上时，她并无表情。而兰姐看到这一幕仍心有余悸——如果自己手再快一点，被切下臂膀的一定是自己！

兰姐抬剑指着甄盈盈眉心怒呵道：「姓甄的！」

甄盈盈面不改色地说：「我是甄家二公主.....」

兰姐的剑又向前挪了几许说：「我管你是谁！你在船上布下着邪异的物件，还伤了我的人。」

甄盈盈面不改色地说：「我不知道罐子里的须子为什么会像今天这样。」

兰姐说：「少放屁！你还在船上瞒了什么东西？」

甄盈盈侧过头问：「姐姐，你瞒了什么？」

甄容拉着甄盈盈的胳膊声泪俱下，海水从她的脸上洗刷下来，把泪水变得更咸更苦。她哭哭啼啼地说：「奴婢，奴婢真的不知道。奴婢只是按照往常的规矩行事，奴婢全然没有.....」

「够了.....」

甄盈盈打断了她。

甄盈盈感觉自己已经站不稳了，她把着栏杆说：「我姐姐说不知道。」

「你……」盛怒的兰姐还没等开口，突然被徐远年把住肩膀。

徐远年向舵楼呼喊道：「传话全船，不要触碰丝线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万万不可触碰丝线！」

船工的哀号并着浪声钻进甄盈盈耳畔里，扰得她心神不宁。而浑身发抖的兰姐始终不肯把剑挪开，剑鞘在冷雨中开始起霜。

甄盈盈盯着兰姐，长呼一口白气说：「下人，你的剑砍不了我。而且即便你砍得了我，死我甄盈盈一人无碍。只是苦了宏、沐两国百姓。我沐虽蕞尔小国、安逸百年，但遇干戈便倾国之力，至死方休。此后北境连年苦战，葬白骨何止千万。」

半晌后，兰姐收剑入鞘。

「在场的十五人，默破例为大家说几句。」

靠着栏杆无言了许久的林默突然发声，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在浪头里安然无事，也没人知道他如何在纷乱的丝线里免受其害。

林默指着桅杆上飘荡的丝线说：「其一，船上有脏东西的血，从现在起戴好手套，不要直接碰任何东西。」

他又指着甄盈盈说：「其二，甄家血脉体现在血肉与外物的相互侵蚀和容纳。她可以用血侵蚀铁门，同样，黑铁无可避免地会流入她的经络，所以她现在极其虚弱。袁兰，你是可以砍到她的。」

在场一众哗然。

甄盈盈冷笑着说：「别太嚣张。」

林默说：「默讲清此事不是为了让你们杀她，正相反，她现在需要人关照。」

紧接着他指向船下说：「其三，不要试图救任何落入海中的人，包括默自己。」

他沉下头蜷缩回角落里，渐渐合上眼说：「就这些。」

徐远年顺着林默的方向看去，他看见林默像是一尊铁像牢牢嵌死在船头。浪花从他两肩沓而过，而他用身子无形间成了替甲板抵御海流的一道小小蔽障。

下一息，船头被浪尖卷起，海浪顷刻把这整个甲板淹没。激荡的乱流中众人被席卷而起，徐远年屏息没入水面保住副桅，几块锋利如刀刃的碎冰从他脸颊划出了两刀口子。刺痛让他从极度的疲惫中打了个激灵，他看见兰姐正不顾一切地向船尾游去。

每当徐远年没入水面，那种无力回天的窒息感，就会让他想起那一年。他不慎跌入北海的那一年，被兰姐救起来的那一年，他邀请兰姐上船的那一年。徐远年不知道她要干吗，但想来跟那一年的事情相仿，在兰姐力所能及之下，她不会见死不救。

但这不是翠山城的小池塘，也不是北海渡口的湛清海水。这是北境冰堑下最恶毒的暗流。

徐远年忍不住想叫骂一声，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在水底。他呛了一大口海水，心里却还一遍又一遍地絮叨着。

小丫头，给我好好活着啊。

17.

隆隆水声渐趋平静，甲板上的海水让他想起北塘口的潮起潮落。

徐远年的全身冻僵了之后，反而渐渐感到温暖。海流从他背后渐渐褪去，他甩了甩像是要冰结的手臂，好像有一种暖流在肺腑之内涌动。

但他知道自己再这样下去，几刻就会冻死了。而船上的幸存者，却连哀号的气力也没有了。

冰穴内部的乱流捉摸不透，时而凶戾如猛虎，时而平静如草木。这个间隙，水波像是倦怠般平息下来，甚至比塘口的静流更要缓和。

细碎的银光正从冰穹顶洒落。

大船重新恢复了一时的安稳，徐远年回过头去，看见兰姐正把甄容从海浪里拖出来。兰姐娇小的身躯正和巨浪角力，直到甄容被安稳地抬到甲板上。甄盈盈蹲下身来，摸着甄容青紫的右手欲言又止。

兰姐忍不住冷得发抖说：「你死了，我怕船上这些线成了祸患。」

徐远年见状快步敢过来，还没等开口，兰姐抬眼冷哼道：「你靠过来干吗，保好小命吧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说你傻。」

兰姐说：「你不傻，你会去乱流里救我么。」

徐远年打了个寒噤说：「我不会，因为那是送死。」

兰姐点了点头，像是压着一腔失落说：「好，你最机灵。」

她一言不发地继续向前走，直到听见甄盈盈微弱的声音。

「你.....」

兰姐看见甄盈盈用一种再不含任何雕饰的表情看着她——没有平日的傲气凌人、却也没有任何别的感情。不是感激、不是恐惧，是平淡到极点的漠然。她微微地含着身子说：「袁兰，多谢对我姐姐的救命之恩。」

兰姐没答话。

一个是从六岁开始闯荡江湖，混迹于黑市、赌场和市井流贩之间的姑娘。另一个是生来就被困在父皇赐予的宫殿里，望着窗外大雪覆成银河、掩埋了自己所有自由妄想的姑娘。她们的对话往往无始而终。

兰姐把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帆布一个个扎紧，把那些飘散在外的蓝线尽力包裹在里面。

一根触须从上方摆落下来，轻轻扫去了她几寸鬓角的发丝。这些邪异的丝线可以把血肉皮发视若无物，再把人切成严整的碎块。

她在极寒和畏惧之下颤抖不止，却从未停止过手上的动作，即便这东西或许能轻而易举地把她的头颅摘下。

大船在颠簸中前进，徐远年背靠着兰姐缓缓坐下来。他们数次要被剧烈的震荡翻下船身，所幸靠着自已或船员们得以生还。乱流之中的航程确真是自求多福——无论是大商还是公主，生死自随天命。

浑浑噩噩之中徐远年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看见兰姐嘴唇发绀，想是要熬不住这苦寒。而后转念一想，兰姐毕竟是习武之人，自己的境况怕是要更差。所谓物极必反，徐远年连胸口都冰得透彻，却感觉肺腑之间里好似住了一个火炉。

徐远年苦笑着说：「我现在感觉通体发热，怕是回光返照。」

兰姐说：「你死了倒好，那船主之位就是我的。我当上船主第一件事就是把金库端出来，给兄弟们一人发一百两雪花纹银，让他们各自回探亲。我一个人驾着大船，逍遥快活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这船没有百人，是出不了海的。而且你不识水路、不辨天象，哪里能逍遥呢？」

兰姐说：「那我就烧纸钱给你，让你把这些东西托梦给我。」

徐远年笑了一下，指着一旁的肉山一样的胖子说：「大猪，用船号传音给舵楼，问一下舱区的情况。」

那胖子再无多言，拖着一身赘肉，跑得却丝毫不怠。过了半刻，他喘着说：「船.....船主。甲板之前泻水太多，只有七个舱区尚存了！」

宝船有十一个舱区，而航行最少要有五个舱区完好。现在的船身仿佛五脏六腑都被捣烂成肉糜，本就是强弩之末，再损毁两个舱区已是极限。

冰穹顶传来细碎的脆响，冰碴有如白瀑倾泻下来。

徐远年说：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宝船的温度或许侵扰了多年未经更变的冰穴。大概自我们进入押龙关的那一刻起，便早已身入死地。」

这些冰碴一层层堆积在甲板上，徐远年甚至开始感觉自己的身躯正在和这些碎冰融为一体。他脑子开始糊涂，不禁开始幻想起如果自己真的死了，兰姐到底会如何。

她大概会把宝船在岸边永远地停泊，自己驶上一艘轻简的快船，到处逍遥。把纸钱撒到海里，逢人还会提起他徐远年的名号。

「你呀不晓得，我当年还在北海最大的船主手底下干事，哪里知道没几年他就去见海阎王了，稀奇得很。」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到底是笑还是哭呢？

徐远年满脑子都是像浮冰里撒着纸钱的兰姐，那些铺天盖地的黄纸时而变成棉衣，时而变成火焰。

无尽的海水正把他彻底淹没。

他神识愈发蒙眬，只觉得四肢没那么冰冷，反而越来越暖和，像是一旁有人在烤火。

他突然惊醒过来，以为自己命不久矣，神智错乱。徐远年摇摇头清醒下来，才看见真的有人在烤火。

徐远年忙问：「我刚才睡着了么？」

兰姐说：「是呀，太暖和了，正让人浑身发懒，你就靠着我睡着了。」

徐远年连忙从兰姐身上起来，看着面前那团篝火，正把甲板上的冰碴融出一圈雪水。众人环坐在篝火旁，得到了庇佑风雪的依凭。

徐远年说：「哪来的火？」

兰姐指了指远处的林默。

巧的是林默刚准备走过来。他右臂在火苗上微微探了探，须臾间赫然从手臂上升出层层叠叠的细鳞。在鳞片里，黄浊的浓油大股大股的滴落到火苗下面，原本稍显萎靡的火焰霎时间又蓬勃起来。

徐远年着实吃了一惊，又加紧嗅了嗅空气，微微的苦味刺激着鼻腔。

徐远年说：「这是墓阴山大花蟒的蛇油，能在隆冬腊月里烧上数个时辰而不止息。你怎么会……」

林默在稍稍远离众人的位置坐下说：「船主是懂行的。」

兰姐说：「林默刚才说，他的身体能记住所有吃过的东西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什么？」

兰姐说：「是林家的体质。吃鸟便能生翼，吃鱼便能生鳞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但大花蟒可有剧毒，这蛇油虽用来取暖是极好，但若是服用，心肺最后都会烧成黑的。一股邪火烧着人的经脉，人因为剧痛而蜷缩，最后活像一捆干枯的风滚草。所以这油，当地人都叫他滚尸蟒油。」

林默说：「船主所言无差。但我自吃下大花蟒的那一刻，身体便记下了这条蛇。它如果不会被自己毒死，我自然也不会。」

徐远年遽然出了一身冷汗，怪不得林默能和角鲸缠斗。角鲸们对抗的不是林默一人，而是不知千百种生灵之力。

吃了大花蟒就记住了蛇，如果吃了褪龙鳞呢？

整艘船中，唯有林默能最大程度地利用褪龙鳞之威。届时要是葬龙岛上真有传说的那东西，他又一口吃下，谁人是他的对手？

徐远年又忍不住深想下去，先前他说两把刀融了两个人，他看起来又对甄家了解颇多。如果他.....还吃过人呢？如果林默曾经「吃过」一个甄家人，是不是就有了甄家之体？

不管林默缘何此刻袒露实情，但某些情状却已经悄然更易。

另一方面，林默本可以不救这些人。在场的十几人，除了甄家不知是否交出了底牌之外，如果没有大变故，其余十几人要悉数冻死。林默如果在岛上准备发难，此刻或许就不该救人。

毕竟，此前谁也不知晓他身子里还装得下几大桶滚尸鳞油。

徐远年又开始浑身发冷了。

接下来的几个时辰船行平稳，甄家预估最多三个时辰就能离开冰穴。除了偶尔伴着「咔咔」声从穹顶洒落的冰碴外，再没有翻涌的暗流侵扰。

甄盈盈突然起身走向船头，看起来先前融化铁门带来的损伤，已经自愈得差不多了。甄容毕恭毕敬地跟随其左右，半步不离。

甄盈盈把左臂向前伸得笔直，轻声道：「我们到了。」

甄盈盈不知道，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更大的天地，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冰宫外缤纷绚烂的世界，可能是美景撩人，也可能是千难万险。她自命不凡，却和任何人都一样怕死。

她裹紧了自己的黑色大氅。

甄盈盈话音落下的时刻，一股浓烈的暖风正迎面扑来，擦着冰壁呼啸而过。而背后的冷风与其针锋相对，让远处破碎的帆布猎猎作响。

甲板上的十几人全都站起身来远眺，历经生死的众人几乎感激涕零地迎接着出口的到来。徐远年正下令开舱，舵楼又重新运作起来。

各怀心思的一群人，各怀心思地继续向前。他们竟然就这样通过了令天下人可望不可即的北境冰堑——或许前路是鬼神难测之境。

一冷一热的两股狂风相互盘绕，继续推着宝船前行。刺眼的阳光从前方的小小洞口汹涌而来，很快一片白芒将宝船淹没。

自冰穴出，豁然洞天。

一望无际的黄浊大海，极远处的孤岛仿佛一个墨点。

水流不急不缓，刚好向着岛屿的方向。看来宝船连扬帆的工夫都可以省了，它将顺势直接漂荡到岛上。

甄盈盈正在舒展着懒腰，林默还在闭目养神。受伤的船员们被抬下了甲板——这一趟颠簸，徐远年就折损了二十几人。沉默笼罩着宝船，惊魂未定的众人前路未卜。

徐远年望了望黄浊的海水，如果这里的确是真龙埋葬之地，到底是什么弄混了海水？古往今来通过冰堑的旅人们，又有多少像他那些弟兄般，化为海底的森森白骨？

他一声令下，当即号令全船十一队，一个时辰后于主舱集合。

登岛之前，还有最后最后，最重要的那些事。

18.

兰姐远远地丢过来一把剑，徐远年踉踉跄跄地接着，一边说：「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」

兰姐撇撇嘴说：「你用剑？我可信不过。他陪我的时间，比你陪我的都久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没事，我对他，也会比对你还好。」

兰姐说：「甲板上没烧完的蛇油，我已经吩咐人帮你打扫下来了，就在你旁边的铜盆里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好嘞。」

兰姐说：「你要这些蛇油干吗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砺剑。」

兰姐说：「我不懂。还是说，你要.....」

徐远年打断道：「你不用懂。马上我说的那一个时辰就到了，集合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嘱咐给你。」

兰姐说：「什么事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最里面的舱区，你知道吧。一共有左右各有两间舱房。」

兰姐说：「当然知道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，只有到最最绝望的时候才能想起来。当你再没有可以选择的时候，记起它。九年来，船上只有这件事，是我还没告诉你的。」

默然无声的潜流正把大船推向葬龙岛，甄家预估最多只要两个时辰的时间就可以登岛。赤海正在主舱吩咐登岛的事宜——最后的事。

众人心无旁骛，洗耳恭听。

赤海说：「葬龙岛上林木繁茂，但据悉，一共只有两种树。一种名为「反木」，其特点是根在地上，而树干在下。反木的树根不能直接接触，它正是靠汲取停落在其身上活物的精血而生长。所以虽然气候转暖，各位都换上了夏装，却依然不能裸露肌肤。」

徐远年听罢不禁暗叹，一路跌跌撞撞走来，岛上却也是险象环生。

赤海说：「第二种树才是关键，名为金梧桐。这种树的树叶，叶脉是金色的。岛上有不下万棵金梧桐，但只有一颗年轮六十层的。也唯有它才能通往藏有褪龙鳞的地穴。所以我们要伐木，再观察它的树桩。如果发现符合条件的树桩，要先用淡水使其软化再挖开。不然金梧桐底部硬如铁石，难伤其分毫。」

林默说：「时间。」

赤海明显有些诧异，他没想到一向无言的林默突然开口。不过他还是笑眯眯地解释道：「林兄提得很对。最关键的就是时间。因为寻找入口绝非易事，而押龙关的铁门无时无刻不在愈合。如果超过两天还没有找到入口，我们就必须折返。」

徐远年接过话来，又事无巨细地嘱托了一些船上船下的事宜。大会了结，众人大快朵颐，准备享用登岛之前的最后一顿饭。

甲板上陆陆续续站满了人，明媚的日光铺满昏黄的汪洋，像是一层暖黄的薄纱。

不知晓名目的飞鸟成群地掠过海面，斑斓的羽翼像在海风里游曳。

一些纯白的草叶顺着海流飘荡来，成为浊海里视线为数不多的落点。剔透如莲的叶子随风飘散起一些，零零落落如雪花般降在甲板上。

甄盈盈正试图拾起那些草叶，林默突然死死扣住了她的胳膊。

甄盈盈愠怒地盯着他，还没等开口，林默便率先道：「你会死的。」

林默微微高声道：「甲板上的东西名为『莹骨草』，只要被一株缠住，其他同类便仿佛闻讯而动，覆满全身。人仿佛浑生满白骨，故名莹骨草。」

船员听罢哗然大惊，跑的跑跳的跳，不少人浑身拍打起来，还有人用大衣癫狂扫动着地上的草叶。所幸宝船船身高耸，飘上来的叶子本就寥寥无几，只是虚惊一场。

甄盈盈靠在栏杆旁，瞥见极远处的一只停在树杈上的鸟儿被蜂拥而起的莹骨草裹紧，然后没入水面。

她咽了口唾沫说：「多谢搭救。」

林默说：「没什么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为什么你会对浊海如此了解？」

林默说：「道听途说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这海水到底为什么是黄的？」

林默说：「好奇害人。千万不要喝这海水，不然你再也无法离开此地。」

甄盈盈费解道：「难道这海水也有毒么？」

林默摇了摇头，此后无论甄盈盈如何催问，他都置若罔闻。

甄盈盈放弃了。

有惊无险的一个多时辰后，葬龙岛近在咫尺。徐远年听完赤海的说辞之后，下意识地认为葬龙岛不过弹丸之地。但靠近之后才发现，实在是大得可怕。

光这南北的一望无垠，徐远年就敢断言，哪怕把整个京城搬到岛上都是绰绰有余。

他带好了兰姐的剑，选了最靠谱的八位领队，和先前以防万一调来的三百位精悍水兵。

登岛的除了这些人，还有甄家姐妹和林默。赤海和兰姐被吩咐下来看船以防不测。

所有人下船的时候都没有多言，毕竟一路上他们早已知晓各自的安排，也没有什么依依惜别的场面。都是走了快十年水路的人了，哪还会像深闺怨妇一样絮叨。浩浩荡荡数百人，靠岸之后干净利落，陆续下了船。

最后的是船主徐远年、甄盈盈和林默。两位有分量的人物叮嘱着下属，唯有林默形单影只，默然向来路的方向远眺。

兰姐告别时说：「善待我的剑。」

徐远年笑着说：「善待我们的船。」

徐远年看向脚下的白沙，又看了看宝船，才发现自己的来路有多漫长。背靠漫漫浊海，抬头巨岛无垠。

涛声阵阵，海风和煦。

徐远年和随行者走了许久才到树林里，却已经听不见浪声，看不见宝船了。抬头绿叶成海，枝条相掩遮天蔽日，鸟声百转无绝。

他攥紧了兰姐的剑。

19.

向密林深处行进了半个时辰，陆续竟折损了几十人。没有陷阱，没有敌人，更无毒虫猛兽，只因赤海先前所说的反木太过凶悍。

这种反木的树根在风中摇曳，像是枯槁的死人手臂。看似脆弱，却极其坚韧难缠。稍一碰触，它便活分起来把人死死捆住。无论多精壮的汉子，不消片刻便骨瘦如柴，须发染霜，再迟一会儿恐怕会被吸成人干。

麻烦就麻烦在被缠上的人，要三五人才搭救得了。稍有不慎，救人不成，自己反倒也被牵连其中。

徐远年虽没有武艺傍身，但一靠气运，二靠谨慎，倒是侥幸免遭祸害。但再走下去，先不说徐远年自身的安危，纵是这水兵们再忠心耿耿，也非得哗变不可。

更何况，他们还要在反木丛生、细密如网的葬龙岛砍不知多少颗金梧桐。一边规避反木、一边背负分量不低的淡水、一边伐木。这个行进之艰难可想而知。

眼看众人体力损耗过半，徐远年当即下令停止前行。找了片还算空旷的草地歇息下来，好好休整一下。

士气低迷不振，前路又凶多吉少。徐远年正踌躇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，林默突然开口道：「默有一个意见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说。」

林默说：「时间，这样浪费时间。不如默一人去找入口，待我找到时，再用狼烟传唤诸位。」

但林默说这话的时候，显然没有给在场的任何人哪怕一息的考虑时间。

他霎时起身欲走，俨然是要先行一步强夺褪龙鳞的意思。众人不肯罢休，也有雷霆反应。四位领队纷纷拔剑一跃而起，从林默身后铸成犄角合围之势。甄盈盈戴上手套，也凌空挥刀劈砍下去。一时间林默腹背受敌，恍若置入天罗地网再无法脱身。

利刃的破空声此起彼伏。

但林默面不改色，他双臂一抖，从宽阔的两臂生出厚重如大毯的灰羽。林默一扭头，又面生獠牙，利齿当即咬住了甄盈盈迎面劈来的细剑。

层层羽毛更胜甲冑，庇护了他的后背。利齿尖牙有如镣铐，锁死了前方的兵刃。

僵局。

这一前一后的攻势被林默轻巧挡下，他旋即猛一转身，硬生生靠蛮力把五人震开！

徐远年完完本本地看了这一切，想来在场所有人一拥而上，恐怕也不是林默一人的对手。刚刚的意见不过是个托词罢了，林默只是在试探众人的实力。

先前在船上没有发难，想必船上有他所顾忌的事物。而来到了岛上，再无人可以阻挡他的脚步。

林默快步向前跑出一丈，俯身道：「诸位等我的消息。」

他身形矫健，迅步如飞，眼看要消失不见。只是徐远年一个眼色，又有五位领队和一纵水兵紧紧跟上林默的方向。他隐约料到林默会翻脸不认人，还好留了一手后招。

甄盈盈见状也起势欲追，在场的除林默外，她是无可置疑的唯一高手。可刚刚跨出一步，徐远年便抽剑出来轻劈过去。

甄盈盈冷笑一声，伸手便攥住了剑身，「刺啦」一声将其当场融断。

她昂起头盯着徐远年说：「船主，我本也敬你三分。你对我大义也罢，却也像下人般愚不可耐。妄图用铁器伤我的人，尽皆死在我剑下了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从未想过用铁器伤你。」

甄盈盈刚要开口，突然胸口猝然一阵刺痛，她半跪在地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徐远年平静道：「是剑上抹了墓阴山大花蟒的蛇油。我知道你会连并着剧毒一起把剑身融进你体内，你虽能免于刀剑之伤，却并非百毒不侵。」

甄容见状眼泪霎时下来了，她连忙抱起渐渐失去意识的甄盈盈说：「我家公主从未想独占褪龙鳞。她只是玩心重、又好奇，

才有刚才的举动。求船主饶她一命，求船主……」

徐远年说：「甄姑娘不用和我哭诉。你们在船上编织『玉凰』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弟兄的姓名，何必惺惺作态。更何况她是甄家后人，未必就会因此而死。」

甄容说：「玉凰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以为我不知道那蓝色的丝线是什么东西么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我徐远年来好好教教你。这丝线名为『玉凰弦』，又可称为玉凰，是至恶至凶的杀人器。袁兰之所以留在船上，就是为了看住这些玉凰。」

甄容涕泗横流着摇头说：「奴婢真的不知道……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不会再为难你们姐妹，你也不要再跟过来了。现在好好调理贵公主的身子，或许还有救。」

他收剑入鞘，大手一挥道：「我们走！」

甄容的哭声很快淹没在密林里。

20.

在远去的哭号声里，徐远年难免想起自己。最早那些年，每当出海满载而归之后，他都会在庆功宴上痛哭流涕。一边喝得酩酊大醉，一边泣不成声，毫无船主的威信可言。

只要全员平安返航，他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殊荣，激动到无以言表。

他像什么都忘了，抱着兄弟们没心没肺地喊着：「来啊，喝啊！」

从海上归来，像是一扭头躲过了铡刀，活着像是侥幸。喝酒吧，酒里什么都在。

久而久之，他在酒桌上刻骨记住了所有人。

二驴出来是为了他病重的小女儿，大猪要养他读着圣贤书的弟弟，陈九一脸没个正型，却比谁都怕老婆。

还有，还有袁兰。

袁兰爱逞能，却不胜酒力。上桌时豪言壮志，酒过三巡就开始跌跌撞撞。从她嘴里听来，在邻里乡亲的口中，她打小就是个市井混子。混迹了多年没什么名堂，好在根基不错，是块习武的料。没有高人指点，她无师自通，倒也算小有所成。

再喝下去，就要起酒疯来，把杯盘一扫，跳到桌上叫号：「老娘，老娘才不嫁人！」

大概，谁也没提她要嫁人的事。

只有徐远年才搬得动他，活生生把她抱下来，再放到毯子上。她就能这么浑浑噩噩地睡上一夜。

徐远年知道，这伙人都是普通人，更是粗人。粗人什么也没有，就这一条命能豁出去，干些生里来死里去的买卖。

袁兰说她自己：「人穷，仗着命硬。」

每当徐远年大醉的时候，就对着茫茫北海许愿。要是老天让他们命硬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再刚硬个二十年。

毕竟大当家对他恩重如山，再怎么讲，也得继续干个二十年吧？

「船主，林默应该就是从这里下去的。」

旁人的一句话点醒了徐远年，他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赶了这么久的路了。葬龙岛似乎没有昼夜更替，很容易让人混淆的时辰。

他看向前面这颗被砍倒的金梧桐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涌进他的鼻腔。草地上的斑斑血迹还未彻底干涸，似乎刚刚发生一场恶战。

但仔细看下去，却没那么简单。这些血迹是泼洒在草地上，而非飞溅。更像是用某种容器倾倒途中，不慎迸溅出来的部分鲜血。

这颗金梧桐原本足有两丈粗，树桩中央被掏空一个大洞，血迹就是顺着这里蔓延下去的。

徐远年自语道：「且慢.....赤海说软化金梧桐需要用淡水。但林默所找到的这颗，用的显然不是水，而是.....」

他猛地一个激灵，几乎是一瞬之间，脑子里电光火石般涌现出无数毛骨悚然的想法。甄家人和林默伊始就骗了他。如果他刚刚猜的都是真的，那这艘船出海的瞬间就早已驶入了鬼门关！

他浑身开始发抖，鸡皮疙瘩一阵阵地起来。

徐远年回身号令众人：「你们留在此地等我出来，我一个人进入地穴！」

他的语气不容驳斥，水兵和领队们再无多言。

徐远年带上一根火把，翻身一跃跳入木桩中央的洞口，那阵刺鼻的血腥让他阵阵干呕，而这个可怕至极的想法更让他如坠冰窟。

木桩下面是一条蜿蜒向下的隧道。徐远年走了不知多久才看见光亮，那光芒丝毫不亚于日光半分。

他熄灭了火把，看见一片白茫茫的细沙，了无边际。抬起头来，阳光正穿过绿荫的缝隙洒落下来，在沙地上有如细碎的烫金。

反木，根在上而身在下。参天巨树自穹顶向下生长，密如伞盖的枝叶把地穴的天幕凝成一块通透的翡翠。

近处远处，偶尔会有几缕白沙掠过树叶的缝隙流淌下来，是这幅画卷里为数不多还在移动的景致。

他一边被这奇景所震撼，一边步步向前。

不过近百步，回过头来，自己来时的隧道已经变成眼中的一根岩柱。而这地穴中岩柱林立，错综复杂，很容易迷了方向。

此后每一步，徐远年会用脚在沙地上发力画出一个痕迹。即便如此，不消片刻他已很难继续分辨自己走了多远、到底身在何处、又该去向何方。

四方都是茫茫沙海，头顶是碧绿林叶如浪。地穴里除了偶尔传来的沙子哗啦啦的倾落声，实在是静得可怕。人在这种地界似乎湮灭了意义，失去了价值，徐远年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粒沙。

「船主。」

不知何处传来的声音指引了迷茫的徐远年，他霎时听出了说话者的身份。

「你来得慢了些。」

21.

甄盈盈醒来时，耳边的海浪声大小刚好。

她浑身酸痛，想要起身却半点力气也没有。睁开双眼，她蒙蒙眈眈间看见甄容正在不远处烧着干柴。

甄盈盈嘴里呢喃着：「姐姐。」

甄容靠过来说：「你醒了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我只记得我中了剧毒，是怎么活下来的。」

甄容说：「你身上的毒，我已经帮你汲出来了。」

甄盈盈身上一阵虚冷，她强挤出一个笑容说：「劳烦姐姐了。」

甄容说：「小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救过来么？」

甄盈盈听到姐姐叫自己小盈，原本甚是欣慰。因为在雪原上的潦草十几年，她作为甄家公主几乎是被供奉起来的。她的身边环绕的，永远都只有木偶般毕恭毕敬的丫环。

她想要一个姐姐，哪怕有点严苛的姐姐。

但听完之后，甄盈盈心里抽动了一下，什么叫为什么救过来？

我是甄家二公主，大沐的女儿，你的亲妹妹。哪怕你我只是萍水相逢，你就会见死不救么？

她想不到时隔多年，再和姐姐促膝长谈，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场。

甄盈盈摇了摇头，她不知如何作答。

甄容笑着说：「因为我的好妹妹，我有话要跟你说呀。」

甄盈盈微微不安，她低声问：「什么话？」

甄容说：「你可知，我比你大几岁？」

甄盈盈说：「五岁。」

甄容说：「不错。甄家只有两个女儿。在你出生之前，虽然我身为庶出，但父皇也曾犹豫过是否要破例选我为公主。我五岁那年，纯净无瑕的你出生了。好妹妹啊，你一出生就是父皇的

心头肉。父皇的嫡女，整个大沐都要围着你旋转。按照祖训，即便我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也和婢女无异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但我想要的是姐姐。」

甄容笑着说：「小盈，难道这十几年来，你就没有一天因为自己高贵的身份而窃喜过么？没有因为你的养尊处优而狂妄过么？没有因为你能颐气指使，把你的姐姐像狗一样奴役而洋洋自得过么？」

甄盈盈沉默了。

这个问题，超出了她回答的能力。

她深吸一口气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我想要的始终是姐姐。」

甄容说：「你的出生是一个错误，如果没有你.....如果没有你！我会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会是万人仰慕的，终有一日，我在大沐也会是至高无上的。」

她说到后面咬牙切齿，面庞显得狰狞而扭曲。

甄盈盈摇摇头说：「你疯了。出生至今，我使唤过无数下人。但唯有对你，每次我都迟疑良久。我曾无数次向你表露过不要再侍奉我，你却偏执地要当一介贱婢。但我不知道你竟阴暗到这种地步，如果你想要这公主之位，我大可赠给你。来日我云游四海，父皇再也拦不住我逍遥快活。」

甄容说：「我不用你的馈赠，我会自己拿到我应有的东西。每次我佯装对你的关切，对你的卑躬屈膝，都感到无比恶心。你

不会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我有多想把你的头按在冰岩上狠狠地磕下去，让你那目中无人的眼睛再也泛不起光来。」

甄盈盈隐隐发出了啜泣声，她哽咽道：「我不敢相信。你陪了我整整十九年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远比母后陪我的要多。宫中的每个日子，但凡能不让你干的粗活，我都吩咐了别人。就算没有血缘，你也是我独一无二的亲人。我们一起谈天说地，一起看雪，一起画着大沐江山俊美，一起读书。就连这次出海，我想的也不是要使唤你，而是你陪我在冰冷冷的大殿里待了十九年，我想让你一起出来解闷。」

她哭诉道：「我没想过要褪龙鳞，也没想过金银财宝。漂洋过海，想的是和姐姐去见更大的天地。但你告诉我，你每日想的都是如何置我于死地，恨我深入骨髓。」

甄盈盈的话音愈来愈小，最后只剩下浅浅的抽泣。她哭得两眼通红，凝视着甄容的脸庞一字一顿地说着：「你不是我姐姐。」

甄容说：「我从来就不是，以后也不会是。」

她两指扣在掌心，伴着细碎的铁砂，从手心抽出一把纤细的匕首，然后用火苗把刀尖烤得红烫。

甄容说：「这把刀我在身子里融了很久，今天终于有机会派上用场了。」

甄盈盈看见那火苗心中陡然一惊，她刚才太过痛苦疲倦，还没来得及怀疑火堆的用处。岛上暖风和煦，甄容到底为什么烤

火？

而现在，甄盈盈心里大致有了答案了。

甄容把炽红的刀尖按到她妹妹白皙的小臂上，发出刺啦的气响。

甄盈盈在钻心剧痛下发出了哀号，却依然很克制地压低了声音。

甄容咧开嘴不可抑制地笑着说：「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太多年了！」

甄盈盈颤抖着说：「我没有选择，被母后生下来也不是我的.....」

她突然不做声了，痛苦肆意蔓延在她的四肢百骸，她忍不住又噙着泪了。

甄容说：「你看看你那漂亮的小脸蛋，哭的时候也这么叫人喜欢，怪不得父皇这么偏爱你。」

甄盈盈昂起头说：「我不能死在这。我死之后，沐宏两国必兴战火，多少无辜百姓要为此陪葬。」

甄容说：「不会的妹妹。我会说宝船卷入暗流漩涡，葬身大海。而唯有我和赤海两人侥幸乘小船离开。赤海此后会归隐山林，我是名义上唯一的幸存者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唯一？」

甄容说：「当然，这一整船人，除了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下来。宏国的海商和水兵全军覆没，大沐的女儿也化为鱼食。死无对证之后，只能可悲可叹水火无情，天灾凶猛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到底.....什么意思？你和赤海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」

甄容说：「你想的太天真了。你以为我们只是来通商的？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来做买卖。只有一个贪玩的甄家二公主，一个杀心渐起的婢女，还有一个图谋不轨的野心家。」

甄盈盈气息虚弱地说：「野心家？你是说赤海？」

甄容说：「你知道赤海先生姓什么吗？你不会以为那尊笑眯眯的大弥勒就叫这个名字吧。他是皇宫里身份颇高的贵客，怎么会如此没有来头。他姓程，名为程赤海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程家？不可能，他们已经百年没有消息了.....」

甄容说：「总有后人在世上各处零落。既然都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也不向妹妹藏着掖着了。我和赤海早已商议好，我们各取所需。我要你的命，他要褪龙鳞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可船上的水兵和商贾没道理陪葬。」

甄容说：「你不明白的事还很多。没有他们的血，取不走褪龙鳞。我们在船上编织的丝线，就是最好的兵器。或许我们正说话的空挡里，赤海他已经行动起来了.....」

此后的，甄盈盈恍惚间像是过了须臾百年。哪怕一瞬间都痛苦得无比漫长，她的姐姐在她曾经无瑕的胳膊上留下了累累创痕，她也曾几度因剧痛而晕厥。

甄盈盈放弃了言说，也放弃了抵抗。她看着姐姐若有若无的笑容，知道这人的心神已经彻底腐烂，变成发臭的死肉。

而折磨似乎永远也不会止休。

海岸远处猝然传来一声撼天动地的巨响，滚滚风尘沿着席卷而来。甄盈盈感觉脚下的沙地都在剧烈地发颤，仿佛整片浊海被重重地锤打了一下。

绚烂的火光从巨响来源的方向烧起来，层层浓尘和火苗交缠着，像是晴空里陨落的炎日。黑烟恍若翻倒的砚台，弥漫在碧空如洗的天幕。

甄盈盈骇然道：「是宝船的方向，发生什么了！」

甄容皱了皱眉，不由低语道：「难道船上又有什么变故？马上去瞧瞧，不能在这里耽搁了。」

甄盈盈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，身子像是要融化在风里。她说：「给我个痛快吧，大沐的女儿该有个光彩的死法。」

甄容攥紧匕首说：「只可惜，我还没真正痛快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曾一起习武。两三个回合，你便佯装输给我。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但我却觉得你笑得很开心。想来大概是我自作多情，你从未真正开心过。」

甄容提起刀来说：「或许你说得没错。」

甄盈盈啜泣着说：「即便你要杀我，我也不恨你。」

她盯着那刀尖面无惧意，只是满眼委屈地哭着。那楚楚可怜梨花带雨的模样，连甄容也不禁觉得这是公主有生以来最好看、最惹人怜惜的日子。

甄容看着妹妹通红的眼眶里碧波流转，她突然顿住了。

她不知道这究竟是后悔还是惋惜，究竟是心痛还是怜悯。她在那弹指间的挥刀里，迟缓了下来。

她只是犹豫了那么一息。

但这一息，却无意间露了一个莫大的破绽出来，几乎是绝无防范的活靶子。

被妹妹的哭泣深深触动到的甄容，忘却了妹妹眼神最后闪过的那一丝冷厉。

下一刻，甄盈盈扭转腰腹，一脚凌厉地向上劈起，靴子在空中划出一道月牙。她一脚猛劈到甄容的下巴上，骨节嘎嘣作响。

甄容还没来得及痛叫出来，身形飘忽，而甄盈盈攻势行云流水。她又俯下身，右肘凶狠地撞在姐姐的小腹上。这一击力道如惊涛拍岸，硬生生把甄容像一株稻草般震倒在沙地。

甄容再也站不起身了。

海潮哗啦啦地涨落，时不时地淹没甄容的脑袋。她因呛水猛烈地咳嗽着。

甄盈盈笔挺地站着，悠悠地走到甄容头颅的一旁，眼神里带着一股戾气。

她说：「我难过的不是你恨我，而是你没有懂我。我能看穿你诈败，也能真的打败你。儿时我屡屡为了配合你，从来就没有真的发力过。」

甄容开不了口，只能发出痛苦的喘息声。她面容狰狞，不知是憎恶还是悔过。

甄盈盈说：「可我没有骗你，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恨你，只盼你休要恨我。大沐本可以有二个女儿，但姐姐却强求一个。」

甄盈盈拾起佩剑说：「那这个人只能是我，不是你。」

她发力抬腿，啪啪两脚踢在甄容的腰身。

甄容像是一片浮萍漂向海面，直到一株莹骨草发现了她。

那株草勒紧了甄容的咽喉，像一只八爪鱼牢牢捆死猎物。甄容终于连呻吟声也发不出来。很快海面上那些雪白的草叶耸动起来，纷纷跃出水面，有如万鲤过江。莹骨草蜂拥而起，甄容修长的身形转眼间被雪白的莹骨草覆满，倒的确像是浑身生满白骨。

那具密密麻麻封盖着的骸骨，很快没入了水面。

甄盈盈一直凝望着姐姐的死状，许久才把目光挪开。

她一步一歇地走向宝船靠岸的方向，墨色大氅在风中飘舞起来。

甄盈盈脸上只剩下泪痕了。

22.

徐远年看到林默时并不吃惊，正相反，地穴里没有林默他才吃惊。

顺着林默的声音，徐远年来到了沙海中的一湖清池旁。这池子最长也不过几十步，在这地穴里显得娇小，宛若窈窕淑女、亭亭玉立。

林默就站在湖边，凝视着湖心的大莲叶。徐远年看了看周围的沙地，派来的手下们大多横死在这里，尸体像是枯叶零落着。

徐远年是普通人，但他贵在出奇的克制。

他不由心惊，脸上却面不改色道：「你一个人把他们都杀了？」

林默说：「没错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林兄你本领过人，干吗不孤身来找褪龙鳞呢？」

林默说：「我打不开那铁门。而没有你们，甄家人不会来。」

徐远年指了指湖心说：「这莲叶，该不会就是褪龙鳞吧。」

林默说：「小的才是。」

徐远年仔细打量着碧绿的大莲叶，其上躺着一片剔透的乌黑鱼鳞。那鳞片泛着异样的光泽，甚至让人模糊了它的形状。

徐远年说：「看来龙褪下的鳞片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」

林默说：「不是龙。反木死后会变为白沙，这些天地精华积累在地穴里，有了一株六十年生的绝世草药，便是褪龙鳞。」

话音落下，刚好有一缕流沙自天上静静地淌下来。

徐远年发现，林默娓娓道来这些天材地宝的时候，似乎没有那么沉默了。

徐远年说：「我知道林兄惜字如金。有些事我徐某心里始终放不下，接下来问的，你愿意多讲便讲。不愿意讲，说句对错也成。」

林默说：「好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能软化金梧桐的不是淡水，赤海伊始就骗了我们，对么？」

林默说：「对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用来打开入口的，其实是人血。」

林默说：「且须是比较新鲜的、大量的血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所以甄家和我们合作，看中的不只是大船，抑或根本不是大船。只因偌大的宝船，才装得下那么多用来杀伐的人。我们整船人，都是亟待送死的活祭品。」

林默说：「没错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甄家有铸造之工巧。他们却扭曲了他们的锚，在里面掺杂了玉凰。有了玉凰，或许能杀完整船的人。」

林默说：「不全对。玉凰是杀人器，又能采集鲜血。那名为赤海的假和尚深谙此道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有如于我船上放了个大水蛭。」

林默点了点头。

徐远年说：「可林兄是从哪弄来的这么多人血？」

林默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徐远年只笑自己愚不可及。

徐远年说：「懂了，是徐某忘了林兄身怀神通。你为了此事，先前不知生饮过多少热血。怪不得你的身躯如斯沉重，这些血还是太占分量了。」

林默说：「还吃过一种能辨树龄的鸟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深谋远虑，叫人不得不服。」

林默看向池水说：「船主看这水底。」

徐远年仔细打量着池水，这一汪清池里沉满了密密麻麻的枯叶，几乎成了一张厚厚的草席。

徐远年说：「我认得这种叶子，是浊海的莹骨草。」

林默说：「这池子的莹骨草和褪龙鳞相伴相生。草保护着鳞，鳞为草提供养分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可草尽皆枯死，难道褪龙鳞也要……」

林默摇摇头说：「我吃了反木的树根，是我榨干了池水和空中所有的莹骨草。」

徐远年苦笑起来说：「机敏应变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」

林默手脚生蹼，颈下生鳃，纵身跃入池水，轻巧摘下了莲叶上的褪龙鳞。鳞片被拔起的刹那，大莲叶当即枯死。

林默游回湖边，把褪龙鳞缓缓放入口袋，看见徐远年已经在用剑指着他了。

林默说：「袁兰的剑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现在是我的剑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宁愿与我为敌，也不愿放弃褪龙鳞？」

徐远年说：「只要大当家一句话，性命早已抛之脑后。」

震耳的轰鸣突然从地上传来，连地穴也为之战栗。海岸似乎发生了不得了的巨变，而徐远年清楚地知道个中缘由。

宝船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他心中一阵刺痛，陪伴了他整整九年的船，要消泯于这片浊海。

徐远年还记得说出这个秘密的时候，兰姐骇然的神情。

他说：「回廊深处，左上那个舱房，还记得么。当钥匙在锁眼正旋的时候，是开门。而逆旋的时候，会点燃一根引线。这根引线半刻就会烧完，随即引爆一种火器……」

焚龙匣。

这种火器威力巨大到可以把仓房摧枯拉朽般变为齑粉，爆炸的余波牵连方圆二十丈。熊熊烈焰会洞穿三层船板，最后彻底将整艘船化为灰烬。

这将埋葬宝船，却也是维系宝船尊严的最后一丝避障。

徐远年已经料到赤海或许会在船上利用玉凰发难，他告之兰姐，当事态彻底无法收场，起码要让玉凰不继续为害人间。

启动那个机关后，还有半刻的时间可以弃船入海。到时只能听天由命，究竟有几人能侥幸脱难，徐远年不敢细想。

这是最后的反抗，最最绝望下的火光。

徐远年突然笑了起来，他抬剑对准林默的喉咙说：「林兄听到这巨响了吧，我想和你做个交易。」

林默说：「讲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这声音意味着袁兰引燃了火器，大船灰飞烟灭。但我还留了最后一条保命的法门——一艘小船。被焰心红木保护起来的小船，而唯有我徐某熟悉进入船舱的机关。」

林默说：「我懂了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如果林兄愿意分半片褪龙鳞于我，我便搭载着众人一起返航。否则就是你，也不可能渡过这茫茫大海。」

绝境中的徐远年，掏出了他最后的杀招。这艘小船是他现在唯一的筹码，他必须赌上一赌。即便上船之后，林默还是有可能一毁前约，靠杀伐独霸小船。但甄家姐妹应该还活着，再加岛上的人手……或许还有一战之力。

林默说：「船主想得很远。默原本的确不可能游过整个北海，但在刚上船不久，默吃过一种鱼。」

徐远年愕然道：「角鲸。」

林默说：「角鲸群最善于在冰水里游荡，纵是三五日也不会疲倦困顿。靠着它的天赋，默可游穿北海。」

徐远年反倒释然了，他纵横北海近十年，还未听闻过这等奇人。深不可测的智谋，独步天下的武艺，改夺天地造化的神通。林默的强悍绝伦，只能说是可怖。

甄家、青商都不过是他的棋子。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甄家只认自己是黄雀，却反被螳螂炸进了火海。那公主天赋异禀，却也中了徐远年的算计。

但徐远年无论怎样布局，也想不到林默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渔民发现大鱼并非漏网，而是咬碎了渔网。那种怅然与无奈，是徐远年难以言说的。

徐远年说：「林兄这等高人，到底为谁屈尊卖命？」

林默说：「不可说。」

徐远年急切追问道：「你.....究竟是什么人。林家到底效忠于谁，你又藏着多少事？」

林默说：「默，只是一把剑罢了。剑没有对错，错的是剑客。」

徐远年神色消沉，垂下了头。但他恍然间发难，一剑刺向林默的咽喉。林默微微闪躲，他抬手用食指「啪」的一声弹在剑身。

那长剑不受控制地猛颤起来，徐远年虎口一阵刺痛，终于把剑丢在了地上。

林默说：「默不愿意杀船主。你和你们当家的一样，都是聪明人。默害怕聪明人，却也敬重聪明人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你认识大当家？」

林默说：「认识，只是他未曾见过默。」

徐远年说：「我劝你还是快点了结我，我听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了。」

林默说：「虽然留下活口会很麻烦，但默还是给船主一个机会。默不杀你，只要你能自己找到路走出这地穴，这命就算天给你的。」

徐远年想了想，大概自己也算是个命硬的汉子。

他说给林默的最后一句话是：「或许只是我枉费口舌，但我求求你，放过我的弟兄们。放过袁兰.....放过袁兰。」

林默凌空一掌猛劈在徐远年的后颈，这位曾老谋深算的船主霎时间眼前一片昏黑，倒在了沙地上。

23.

林默走出了地穴，他舒展了一下筋骨，嗅着海风里的咸湿。

他很喜欢海，海是世上拘束最小的地界了。

林默一生里，都在井井有条地履行着林家安排的职责。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过问这些任务的目的，极少数的时日里，他会泛起一丝丝的好奇心。

世上能让他好奇的事屈指可数。随着他背的《林家图》越来越多，未知就越来越少。这本古书把他能想象的所有奇闻秘事和天材地宝都囊括其中，把他的脑海灌满。

他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伙伴，甚至没有敌人。如果不妨碍他的目标，他不想杀任何人。不是因为怜悯，是因为他觉得杀人浪费时间。

所以林默没有无意义的说辞，没有无意义的动作。他只说必须说的，只杀必须杀的人。

他像是一柄剑，剑自己是不会伤人的。

即便他知道褪龙鳞有多珍贵，他并不对其趋之若鹜。只要能严丝合缝地按照安排行事，哪怕费劲周章取回一块破布条，对林默来说也是别无二致的。

林默返回岛上的刹那，瞥见了一层层的人，那是徐远年的领队和水兵。这些人对船主忠心耿耿，不可能被收买，更不可能屈服。放走了他们，靠徐远年口中的小船也几乎无法返航。

想到这里，林默抽出了他的短刀。

短暂的厮杀过后，地上又多了上百具尸体。林默杀完了这些人，断定岛上没有多少活口了。

他快步跑向大船靠岸的地方，那里是一大片乌黑的焦土与浓尘。刺鼻的硫磺气味在空气里久久不散，烧得炭黑的尸首正被莹骨草一一拖入海底。

林默微有不悦，他担心这里的景致会被这火光浸染。

「喂！你叫林默对吧！过来帮帮忙！」

他看见甄盈盈正抱着一个姑娘在海浪里艰难跋涉着。

甄盈盈精疲力竭地把姑娘轻放在沙地，她急切地说：「我听见呼救声，就下水去救她了。没被莹骨草吞没，多亏她命大。」

林默认得这个年轻姑娘，船上的人都叫她兰姐。

林默说：「是袁兰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懂得多，快帮忙看看她到底怎么了。我救她出来之后，她就一直喘得很厉害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下水的时候，没有喝海水吧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没有。」

林默上下扫视着浑身湿透、昏迷不醒的袁兰，这姑娘剧烈的喘息声盖过了海浪。他两指成爪，扣在袁兰的脉门上。

林默眉头微皱道：「完了。」

甄盈盈不解道：「怎么了？她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啊！」

林默扶起袁兰，连着三指敲在腰腹上。袁兰身子一倾，「哗啦」一声吐出大口大口黄浊的海水。

林默起身说：「你来帮她。」

甄盈盈连忙搭手，轻拍着袁兰的后背。袁兰就这样吐了许久，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掏干。不知多少海水从她嘴里流淌下来。

直到袁兰开始干呕，像是再也没有海水可吐。

林默说：「有清水么？」

甄盈盈四下打量说：「没有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用力掐住她左右手脉门。」

甄盈盈如言照做，猛一发力，袁兰果真清醒过来。

甄盈盈欣慰地笑了起来，但她的笑渐渐僵在脸上。因为袁兰的状态着实太过古怪，不但浑身烫得厉害，饱满的胸膛还在剧烈地起伏着。明明只是静坐，她却气喘如牛。

醒来后的袁兰始终没有说话，她第一件事竟然是冲向海面，想要重新爬回水里去。那癫狂的神情仿佛像换了一个人，从水里救出来的袁兰一瞬之间不再是她了。

见此情状的林默说：「把她拖开，远离海面，越远越好。」

甄盈盈吃力地和异常亢奋的袁兰较着劲，但无论如何都拗不过像是迷了心窍的袁兰，反而险些被拖进海里去。

眼看她支撑不住，甄盈盈怒而回头喊着：「你干吗看戏！过来帮我啊！」

林默面无表情地走过来，发力把两人一齐拖出水边。

又过了须臾，袁兰微微缓和过来，她看了看抱着自己的甄盈盈说：「甄公主？」

甄盈盈连忙点头说：「是我。」

袁兰说：「我.....到底怎么了？」

林默说：「你喝了浊海的海水。」

袁兰说：「海水？」

林默说：「人不能喝这浊海的水，喝了就没法离开这里了。这里的水类似罂粟，喝完会让人快悦无比，叫人成瘾。喝得越多，便越想喝。循环往复下去，心神都被腐朽，有如行尸走肉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我想起来了，你在船上还提醒过我这件事。你缘何不告诉所有人？」

甄盈盈的厉声发问丝毫不会改移林默的反应。

林默平静地说：「因为无所谓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为什么觉得我的死活是有所谓的？」

林默没有回答。

袁兰笑着说：「都一样。就算没有这海水，我多半也会溺水而死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船上发生了什么？」

袁兰说：「那些线和赤海一起，从甲板杀到船舱里，死了不知多少人。我.....我.....」

她停了下来，像是要用巨大的意志力才能压制那股邪异的欲望。

袁兰说：「我没办法.....我启动了机关，要炸毁船。跳海时为了.....为了搭救别的弟兄，救人不成，我反倒.....反倒.....」

眼看袁兰又要起身，林默当即两手压住了袁兰的脚踝。这股深沉的大力硬是把狂躁袁兰死死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

甄盈盈说：「赤海呢？其他人呢？」

袁兰说：「我不知道，多半都.....不在世上了。」

袁兰说完，浑身又抽搐起来。

林默说：「人已经废了。她就算能在莹骨草面前活下来，这辈子也只是浊海的一坨活肉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么？」

林默摇了摇头。

袁兰在喘息中哭了起来，但被浊海腐蚀了心智的哭声，难以分辨究竟是笑还是啜泣。她一边淌着热泪，一边说：「林.....林默，远年他.....还好么。」

林默说：「他还在林子里找褪龙鳞。」

袁兰说：「不要.....不要为难他。也不要.....也不要告诉他.....关于我的事。」

她每说上一句话，就要剧烈地喘上一阵子，能维持理智似乎已是强弩之末。

林默说：「好。」

袁兰说：「问他.....有没有.....想过要娶我。」

林默说：「好。」

袁兰不再哭出声音，泪水却满溢到止不住。她咬紧牙关说：「不如.....杀了我吧。」

甄盈盈湿了眼眶，和林默对视了一下。

她刚想开口问，只看见林默像是心领神会般又摇了摇头。

袁兰又重复着：「求求你.....杀了我吧。」

林默说：「好。」

他抽出短刀，干净利落地刺向袁兰的胸口。这个豪情四溢的姑娘霎时间不再喘息，鲜血很快把她的衣裳染得殷红，但血流又飞速地向那短刀聚集起来，没有散开。

他拔出了刀子，用海水洗了洗。

袁兰死时，脸上挂着莫名的笑容。甄盈盈不知道究竟是因浊海的效用，还是这姑娘相信自己的遗愿能被林默转述。

林默把袁兰的尸体扛着丢入海面，任其被莹骨草吞噬。

甄盈盈凝视着林默说：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」

林默说：「什么都一样。你的姐姐呢？」

甄盈盈说：「她被我杀了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能面不改色地说这种话，却为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哭泣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不会懂我。」

林默说：「的确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赤海他们的事，我完全不清楚。我只想出来闯荡，却从来没想过要杀人.....」

林默说：「我知道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但船主不知道，他还想用毒置我于死地！」

林默说：「他已经死了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徐远年死了？」

林默说：「我杀了他，抢了褪龙鳞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骗了袁兰。」

林默说：「你不必关心仇人的女人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害我的是徐远年，又不是他的女人。」

林默说：「大概吧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如今宝船已毁，徐远年又死了，你我怎么返航？」

林默说：「做一个木筏渡过浊海，然后默游回北境。至于你，沿着冰堑有一条密道，可以走回沐国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我还不是很懂，你为何搭救我？我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？我是大沐的二公主，不可能嫁给你这种没来路的男人的。」

林默说：「祖训里，要后人搭救甄家人。默只是守规矩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怎么知道我和徐远年的交易的？」

林默说：「青商有内鬼。」

甄盈盈说：「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乌七八糟的怪事情？林家真的选了你当家主么？你为谁卖命？你这身本领全是天生么？后天可以修炼么？你这短刀是什么鬼东西？你能生翅膀，也能飞么？褪龙鳞什么样，能不能给我看看？还有我跟你讲，一会路上就我们两个了，你要胆敢对我行不轨之事，后果.....」

林默突然打断道：「你问得太多了。」

他一掌敲晕了甄盈盈，然后盘坐在沙地上。

林默脑子里什么也没有，他只是想安静地看看海，吹吹风。

葬龙岛并非没有夜晚，只是这里的日夜要远比外界漫长不知多少倍。林默知道，如果他能继续安然坐在海边，如果没有这么多悲怆的死亡，如果没有人下令要自己夺走褪龙鳞。

他就能心无杂念地望向海面，看见莹骨草汇成一道弧线，泛着月白的皎洁荧光。

24.

徐远年是被沙子打醒的。

他醒来时，林默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徐远年虽然嘴上说着无关生死，但求生的本能不会因任何事更易。

为了活下来，他必须找到这儿的出路。

地穴里的沙海的确叫人迷茫，在绕了太多太多弯路之后，徐远年终于找到了捷径。

他发现了不让自己继续混乱下去的方法，他能清晰地记录自己走过的每一寸沙地。

靠血。

徐远年用佩剑在手上割出一个小口，一直不让它结痂。鲜红的血迹成为茫茫白沙中最醒目的痕迹，他再也不会漫无目的地绕圈了。

依凭滚烫热血，徐远年终于走上了正途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浪费了难以计数的时间。他几度因失血而晕眩，却依然强撑下来。

待他走出地穴的时候，岛上只剩下燕语莺啼。

人呢？人都去哪了？大猪、陈九、王瞎子、袁兰，哪怕一个水兵出来说句话也好啊。

徐远年喊着「有人吗」喊到嗓子喑哑，金梧桐树桩的尸体显然没法回答他。他几乎走穿了密林，依然没有发现半个活人的身影。林默不见了，甄家姐妹不见了，他的弟兄和袁兰也不见了。

曾经风头无两的船主，此刻成了孤家寡人，被流放到一座孤岛。

徐远年失魂落魄地跑到大船停靠的地方，除了那艘焰心红木的小船外，海浪会带来零零散散的木桶。这里面是淡水和干粮，对他一人来说绰绰有余。

除此之外，再无他物。

徐远年望向海天一线，找不到视野的落点。除了一片残骸，他甚至再没发现众人来过的痕迹。先前每发现一具尸体，他的心

情便沉重一份。

他想着报仇，想着谁也不放过。甄家、林默，罪人皆当剜心碎骨！

而看过如此多的死者，他反而麻木起来。

他甚至还想过，倒不如此刻就见到所有人的尸首。给个下落，也好让他死心。

九年来，他几乎没折损过兄弟。而单这一次，便让他一无所有。

徐远年木然了。

他没有离开岛，也不知要去哪。三十好几的大男人，本是铮铮的汉子，自然不可能号啕痛哭。更何况他连流出眼泪的意思也没有，只是望向化作残骸的大船，偶尔会一阵哽咽。

他在岛上，多少还待了一阵子。久了之后，不禁产生一种幻觉，或者说一种不切实际的遐想。

会不会，这些找不到尸体的人，都自己回去了？

会不会，他们抛下自己早就走了，已经跨过冰堑，返回北境了？

会不会，袁兰也还活着，等着自己还剑给她？她就在先前自己常去的酒楼里，又开始耍起酒疯来？

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

越这样想的徐远年，越是兴奋。他神采奕奕，像是一下子走出了困境，找到了答案。

他要回去，他必须活着回去，还有那么多人在对岸等着自己。

就算吃喝不愁，但这艘小船真的能带他回家么？回家路上的凶险，一点也不会比来时少。一个浪头就可能让他葬身鱼腹。

可那又怎样，他总不能一辈子活在葬龙岛上。就算没了褪龙鳞，最多也就是被大当家数落。

毕竟，岸上可有人在等他啊。

徐远年找到了烧得只剩下半幅的旗帜，找到了残破不堪的船橹。他装上木桶，把小船推入水中。

一叶孤舟飘荡在浩浩浊海里，了无形状。

前路九死一生，但徐远年欢悦地唱起歌来。他坚信自己命够大，哪怕上天只留了一道缝给他，他也能全身而退，安然回家。

徐远年沙哑的歌声混在阵阵浪涛里，融化了海风。

「半世伶俜.....终觉浅。」

「知交颦笑.....胜千言。」

「与君酣醉.....三百年。」

「人间冷暖.....俱如烟。」

.....

25.

天佑四年年初，大宏朝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。

天下第一商会——青商的现任商主亲自赴京请命！

放到三十年前，这也不过是件鸡毛蒜皮的坊间流言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这一任商主自封名讳「大过」，年纪轻轻却城府极深。他手段精明老辣，为商妙计频出，不到十年便让青商如日中天，财源滚滚。

七大分会遍布五湖四海，俨然成了大宏的根基命脉。大过商主自此更是名震天下，九州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纵是当今圣上，也须得给他三分颜面。

一介商贾做到这个地步，只能说「盛极」二字，怕是三大剑宗与各地藩王也难以比肩。

可即便声名显赫到这个地步，商主本尊的样貌甚至真名却鲜有人知。就算与朝中往来，也只是书信互通。单单是这份神秘，也让流言汹汹四起。

至于本尊赴京觐见圣上这种事，自然想也不用想。毕竟京城何其繁盛，要是在宫里露了面，他哪里还有半分神秘可言。

无人知晓大过商主究竟所为何事，也无人知晓青商还会有什么动作。

但无论如何，京城为此一震，消息不胫而走。青商行队所经的城门附近，一时间万人空巷，拥攢的百姓连绵数里，尽皆要一睹大过商主的真容。

至于赴京的缘由，恐怕只有商主本尊真正清楚。而青商内得到的口信是，三分会自腊月出海后一去不回，会主徐远年生死未卜。商主勃然震怒，发誓彻查此事，因此赴京。

知情者明白徐远年和商主是至交，有此反应倒也合情合理。但闹出如此阵势，只怕难以收场。

朝中幕僚称圣上极为重视此事，于大殿内设宴迎接商主。来客不但有朝中重臣、皇亲国戚，更有各地名门正派的诸位掌门。大宏朝最有分量的那些人，基本上来了个齐全。

这宴席，并无名号可言。但坊间不知哪个诗人，用了天子所象的「皇」，青商名讳的「青」随口起了个诨名「皇青宴」。此后这名字流传甚广，皇青宴也成了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。

皇青宴，最终作为某个更宏伟大事的序曲而名垂史册。

而这一切，都始于数十天前，北境渡口的一艘小船。

26.

渡口的船员已经在寒风里等了整整十天了。

自徐远年出海后，船员就日复一日盼着他归来。会主徐远年是一个很守时的人，最长延误的时日，也不过三天。但这十天过去，整船人杳无音信，任谁也无法安心。

更要紧的是，徐远年带走的十一位领队，是除了他和袁兰地位最高的十一人，都各自有掌船的权力。这几人全部出海之后，三分会一时间群龙无首。所幸青商纪律严明，很快推举出一位名叫李德敬的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作为临时会主。

弟兄们不止一次要求出海寻找老大的去向，李德敬的指示是：

「再等五天，最多五天。」

说实话，到这个地步，李德敬已经不再指望徐远年还能平安归来。他今年六十二了，原本并未见过徐远年几面，却见过太多的海事。这种情况下，用凶多吉少形容都是乐观的。

他只是不信邪，非要倔脾气硬等上几天。

北海没有辜负李德敬，就在这天下午，一位眼力好的小船工突然惊叫起来：「有旗子！有旗子！」

李德敬猛然抬头，极尽目力看见北海远处，的的确确有人挥舞着红黄两色的旗帜。

李德敬连忙吩咐：「快帮我看看！他挥的是什么！」

小船工眺望了片刻说：「红……黄……我懂了，这是平安返航的意思！回来了，徐会主回来了！他们全都回来了！」

一时间渡口沸腾了，船工们几乎是咆哮着欢呼起来，甚至开始列队准备迎接他们的会主。

李德敬顶着海风凝望着，突然感到一丝不安。他连忙挥挥手，示意众人安静。

他又怒喝道：「别吵了！」

李德敬说：「这他奶奶的不对，这船太小了！」

他深吸一口气，咽了口唾沫喃喃道：「这船太小了……」

很快，所有人都看出这是一条窄细的、火红的扁舟。它就像是海面上飘荡的一颗火星，仿佛下一刻便会黯然熄灭。

欢悦的众人又死寂下来，陷入了更极端的绝望里。

但船上摇着「平安」的人，的的确确是徐远年。

李德敬马上派人出海去迎接他们的老大，徐远年发丝蓬乱，面容枯槁，手脚全是冻疮。谁也不知道他如何孤身一人，靠这样一艘小船横渡北海回家的。

李德敬不禁心里一颤，可他没想到，徐远年上岸第一句话就是：「李叔，这些天辛苦你了。」

李德敬老泪纵横道：「只是区区几面，没想到徐会主你还记得我。」

徐远年嗓子喑哑，还是勉强说着：「记得记得，我当时就叫你别那么客气，叫我远年就行了。」

李德敬吩咐道：「快抬会主去休息！」

徐远年摆摆手说：「不必，我还好着呢。对了，袁兰他们人呢？在哪等我呢？」

李德敬诧异道：「什么人？您是第一个到岸的人。我刚才正想问，那些领队……该不会……」

徐远年听罢笑了笑，身子突然卸了力差点瘫倒在地，好像这些天来支撑他的那股气恍然断了。

此后，徐远年辞去会主之位，终日在渡口闲逛，口中胡言乱语。人人嘴里不说，可心里难免地想着：徐远年疯了。

继任会主的李德敬每日都来看他。有时徐远年抱着那柄剑，就在海边能坐上一整天。

实在于心不忍的李德敬某日坐在他身旁，问道：「远年，你这是何苦呢。」

徐远年从怀里掏出一厚沓信笺：「李叔，帮我把这些交给大当家，都是我肺腑之言。」

李德敬颤抖着接过信笺，总计十七封。他拍了拍徐远年的肩膀说：「交给我吧。你也不要每日在这里摧残自己的身子了，划不来啊。」

徐远年点了点头，他攥着剑起身。

徐远年说：「李叔。你看这海浪，永远也不会止息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